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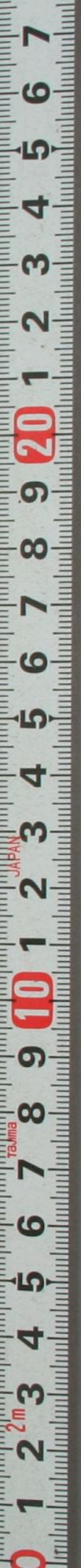
校正箋註蒙求
下

風陵文庫

文庫19

F171

3



標題徐狀元補注蒙求卷下

岡白駒箋註

東 固碩按

十一

廣德從橋

君章拒獵

前漢薛廣德字長卿沛郡相人以魯詩教授御史大夫蕭望之薦

廣德經行宜充本朝師古云經明行修為博士論石渠師古云石

此閣於後拜御史大夫為人溫雅博有餘也有醜藉師古云醜言

有所薦及為三公直言諫爭元帝耐祭宗廟出便門師古云長安

門第一欲御樓船廣德當乘輿車免冠頓首曰宜從橋陛下不聽臣

臣自刎以血汗車輪陛下不得入廟矣師古云死傷犯於

光祿大夫張猛曰臣聞主聖臣直乘船危就橋安聖王不乘危御

史大夫言可聽上曰曉人不當如是邪師古云謂諫爭之言乃從

橋後乞骸骨賜安

車駟馬黃金六十斤懸其安車傳子孫後漢鄧暉字君章汝南

十九傳

後漢蒙求

卷下

F0171-(3)

平西人。明天文歷數。王莽時。寇賊羣發。暉至長安。上書莽大怒。收繫詔獄。詔獄解見干劫以大逆。猶以暉據經識難。即害之。使近臣脅令自告。狂病不覺所言。暉乃瞋目。詈曰。所陳皆天文聖意。非狂人所能道。會赦出。乃南遁蒼梧。建武中。為上東城門候。後漢百官志。城門候。比二千石。掌雜陽城門十二所。帝嘗出獵。夜還。暉拒關不閉。不受詔。帝乃迴從東中門。據百官志。當作中東門下同。入。明日。暉上書諫曰。昔文王不敢槃于游田。樂也。以萬民惟憂。而陛下遠獵山林。夜以繼書。其如社稷宗廟何。書奏。賜布百匹。貶東中門候。為參封尉。再遷長沙太守。暉再遷長沙太守。

應奉五行 安世二篋

後漢應奉。字世叔。汝南南頓人。少聰明。自為童兒及長。凡所經履。莫不暗記。讀書五行並下。為郡決曹史。行部四十二縣。錄囚徒數百十人。錄囚徒。省錄之。知情狀。有冤滯與家也。及還。太守問之。奉口說罪繫姓名。坐

八三傳

狀輕重。無遺脫。時人奇之。官至司隸校尉。謝承書曰。漢書。後奉年二十時。嘗詣彭城相袁賀。賀時出行。閉門造車。匠於內開扇出。半面視奉。扇也。奉去後數十年。於路見車匠。識而問之。

九二傳

前漢張安世。字子孺。少以父湯任為郎。漢儀注。二十石以上。視事謂為郎。用善書給事尚書。師古云。於尚精力於職。休沐未嘗出。武帝幸河東。嘗亡書二篋。詔問莫能知。唯安世識之。師古云。具作其事。後購求得書。以相校。無所遺失。上奇其材。擢為尚書令。昭帝立。為右將軍。光祿勳。封富平侯。事武帝三十餘年。忠信謹厚。勤勞政事。夙夜不怠。宣帝時。為大司馬車騎將軍。安世為公侯。食邑萬戶。身衣弋綈。師古云。弋。黑也。綈。厚繒也。夫人自紡績。家僮七百人。皆有手技作事。內治產業。累積織微。是以能殖其貨。富於霍光。

相如題柱 終軍棄繻

前漢司馬相如。字長卿。蜀郡成都人也。少好讀書。學擊劍。以劍適

七二傳

後漢書卷之八

繫而中之名太子太子字既學慕蘭相如之為人更名相如以警為非斬刺也太子既學慕蘭相如之為人更名相如以警為郎師古云警與貨通以事景帝為武騎常侍非其好也病免家貧家財多得拜為郎無以自業及卓文君從奔後卓王孫分與財物為富人久之武帝召以為郎叩笮君長叩笮西南夷也聞南夷與漢通得賞賜多願為內臣妾請吏比南夷拜相如中郎將建節往使因巴蜀吏幣物以賂西南夷至蜀相如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矢先驅師古云蜀人以為寵寵為榮於是卓王孫臨叩諸公皆因門下獻牛酒以交驩王孫唱嘆自以得使女尚長卿晚節古云尚猶配也相如略定西南夷叩笮冉駹斯榆之君冉駹斯榆皆西南夷皆請為臣妾除邊關邊關益斥師古云斥開廣也舊注云蜀城北七里有昇仙橋相如題其柱曰大丈夫不乘駟馬車不復過此橋

前漢終軍字子雲濟南人少好學以辨博能屬文聞於郡中年十八武帝選為博士步入關關吏與軍繙張晏云繙符也書帛裂而分軍問以此

何為吏曰為復傳還當合符軍曰丈夫西遊終不復傳還葉繙而去及為謁者使行郡國建節東出關關吏識之曰識其此使者迺前葉繙生也後擢諫大夫使南越自請願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纓冠系也師古云言如羈馬也軍往說越王王請舉國內屬其相呂嘉不欲內屬發兵攻殺其王及漢使者皆死軍死時年二十餘故世謂之終童

孫晨蒙席 原憲蒙樞

三輔決錄孫晨字元公家貧織席為業明詩書為京兆功曹冬月無被有藁一束暮卧朝暉

莊子曰原憲居魯環堵之室環周也次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為樞屈桑條為樞而甕牖二室林注云以破甕為牖夫妻各一室褐以為塞塞以褐衣上漏下濕匡坐而弦匡正也茲謂弦歌子貢乘大馬中紺而表素中紺色衣白色衣為表軒車不容巷往見憲憲華冠縱履華冠以華木皮為冠也縱履足跟不正履也言其遠也

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憲曰：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有慙色。退之巡卻

端木辭金

鍾離季珠

家語：端木賜字子貢，魯國之法，贖人臣妾于諸侯者，贖以貨也皆取金於府。魯君之府子貢贖之，辭而不取金。子貢出私金贖，孔子聞之曰：賜失之矣。夫聖人舉事，可以移風易俗，而教導可以施於百姓，非獨適窮之行也。不取府金，身之廉也。今魯國富者寡而貧者眾，贖人受金，則為不廉，何以相贖乎？自今以後，魯人不復贖人於諸侯。

後漢鍾離意字子阿，會稽山陰人。顯宗徵為尚書，時交阯太守張恢坐贓千金伏法，以貨物簿入大司農。注云：簿文記也。詔賜羣臣，意得珠玕委地而不拜賜。帝怪問對曰：孔子忍渴於盜泉之水，曾參回車於勝母之間，惡其名也。說苑曰：邑名勝母，曾子不飲水名盜泉，神尼不飲。此贓穢之寶，誠不敢拜。帝歎曰：清平尚書之言，乃更以庫錢三十萬賜意，轉僕射。

出為魯相，以愛利為化，人多殷富。卒，遺言：上書陳昇平之世，難以急化，宜少寬暇。帝感傷其意，詔賜錢二十萬。

李札挂劍

徐樾置芻

史記：吳李札，吳王壽夢季子也。初使北過徐君，徐君好李札劍，口弗敢言。李札心知之，為使上國未獻，還至徐，徐君已死，乃解其寶劍懸徐君家樹而去。從者曰：徐君已死，尚誰予乎？季子曰：不然，始吾心已許之，豈以死倍吾心哉？札封於延陵，故號延陵季子。新序曰：徐人嘉而歌之曰：延陵季子兮不忘故，脫千金之劍，兮帶丘墓。後漢徐樾字孺子，豫章南昌人。家貧，常自耕稼，非其力不食。恭儉義讓，所居服其德，屢辟舉不就。桓帝時，陳蕃胡廣上疏薦之，備禮徵不至。嘗為太尉黃瓊所辟，瓊卒，乃往，設雞酒薄祭，哭畢而去，不告姓名。注云：樾諸公所辟，雖不就，以時會者。郭林宗等聞之，疑其樾也。遣茅容追及之。茅容能共言稼穡之事，臨訣，謂容曰：為我謝。

注云顛仆維繫也林宗大樹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為栖栖不遑寧處

皇也及林宗有母憂在弟之置生葛一束於廬前而去衆怪不

知其故林宗曰此必南州高士徐孺子也詩不云乎生葛一束其

人如玉詩小雅白駒篇吾無德以堪之

朱雲折檻 申屠斷鞅

前漢朱雲字游魯人也容貌甚壯以勇力聞好佩儻大節儻解

枝注一當世高之舉方正為槐里令坐廢錮廢錮禁錮也解見成帝

時張禹以帝師位特進甚尊重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

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師古云尸主素餐

但主其位而已素餐臣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以厲其餘

斬師古云尚方作供御器物有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

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傳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

折呼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古師

云言殺直臣其聲惡御史遂將雲去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

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於世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

臣敢以死爭慶忌叩頭流血上意解然後得已及後當治檻上曰

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師古云輯與集同謂雲自是不復仕

後漢申屠剛字巨卿扶風茂陵人丞相嘉七世孫剛性方直常慕

史鮒汲黯之為人史鮒字子魚衛大夫也論語云直平帝時舉賢

良方正對策王莽令元后下詔罷歸王莽惡害建武七年徵拜侍

御史遷高書令光武嘗欲出游剛以隴蜀未平不宜宴安逸豫諫

不見聽遂以頭軼乘輿輪注云軼謂以頭止車輪也王帝遂為止

以數切諫失旨出為平陰令復拜大中大夫舊注云以刀斷馬鞅

未詳所出斷馬鞅所以止中也趙曰斷鞅是剛轉作綱以斷馬鞅

載剛作綱人疑別有申屠綱者

衛玠羊車 王恭鶴氅

故辨之云剛轉作綱非別人也

晉書衛玠總角乘羊車入市見者以為玉人觀者傾都拜太子洗
馬洗馬安四至注以天下亂移家南行至豫章時王敦鎮豫章長史
 謝鯤雅重玠相見欣然言論彌日敦謂鯤曰昔王輔嗣吐金聲於
 中朝此子復玉振於江表孟子金聲而玉振之也此以樂喻微言
 之緒絕而復續不意永嘉之末復聞正始之音魏正始中有竹林
 七賢此云正始音
 謂七賢何平叔若在當復絕倒絕倒見于玠嘗以人有不及可
 以情恕被非故爾是及也非意相于可以理遣彼來相于內省
 無惡其非在彼
 我故終身不見喜愠色玠以敦豪爽不羣好居物上恐非忠臣
 求向建鄴玠向建鄴京師人士聞其姿容觀者如堵會卒十七時謂被
 看殺

晉書王恭字孝伯太原晉陽人少有美譽清操過人自負才地高
 華有宰輔之望為佐著作郎歎曰仕宦不為宰相才志何足以騁
 累遷安北將軍為會稽王道子所害恭美姿儀人多愛悅或目之

云濯濯如春月柳濯濯謂如也嘗被鶴氅裘涉雪而行

袒窺見曰此真神仙中人也恭為性不弘聞於機會尤信佛法臨

刑猶誦佛經自理鬚髮

管仲隨馬 倉舒稱象

韓非子曰管仲隰朋從於桓公而伐孤竹春往冬返迷惑失道管

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行山中無水隰

朋曰蟻冬居山之陽夏居山之陰蟻壤一寸而仞有水掘地一仞
 必有水

乃掘地遂得水以管仲隰朋之智至其所不知不難師於老馬與

蟻今人不知以其愚心師聖人之智不亦過乎

魏志鄧哀王冲字倉舒武帝子少聰察岐嶷岐嶷解見于五六歲
 荀勗音律注

有若成人之智時孫權曾致巨象太祖欲知其斤重訪之羣下莫

能出其理冲曰置象大船之上而刻其水痕所至稱物以載之則

校其可知矣太祖大悅即施行焉時軍國多事用刑嚴重凡應罪

卷下

戮而為冲微所辨理。賴以濟者。前後數十。大祖數對羣臣稱述。有欲傳後意。會卒。

丁蘭刻木

伯瑜泣杖

孝子傳。丁蘭事母孝。母亡。刻木為母事之。事木像如生。蘭婦誤以火燒母面。說戲應時。髮落如割。即報。

說死曰。伯瑜有過。其母笞之。泣。母曰。他日笞未嘗泣。今泣何也。前日對曰。他日得罪。常痛。今母之力不能痛。是以泣。十二國史。瑜作命。

陳達豪爽

田方簡傲

世說豪爽篇。爽清快也。晉陳達字林道。住西岸。都下諸人共邀至牛渚。陳善言理。諸人欲共言折陳。陳以如意拄頰。望鷄籠山。歎曰。昔孫伯符志業不遂。於是竟坐不得談。伯符孫策守也。

魏世家

史記魏文侯代中山。使子擊守之。子擊逢文侯之師田子方於朝歌。引車避下。謁。子方不為禮。子擊因問曰。富貴者驕人乎。且貧賤者驕人乎。子方曰。亦貧賤者驕人耳。夫諸侯而驕人。則失其國。大夫而驕人。則失其家。貧賤者行不合。言不用。則去之。楚越若脫躡。然奈何。其同之哉。子擊不懌而去。

黃向訪聖

陳寔遺盜

五列傳

舊注云。後漢黃向。豫章人。嘗行於路。拾得金囊。乃訪主還之。後漢陳寔字仲弓。潁川許人。少作縣吏。為都亭刺佐。有志好學。坐立誦讀。縣令奇之。聽受業太學。後除太丘長。修德清靜。百姓以安。吏白欲禁訟者。行訟者。寔曰。訟以求直。禁之理將何申。卒無訟者。去官。吏人追思之。在鄉間。平心率物。有爭訟。輒求判正。曉譬曲直。退無怨者。至乃歎曰。寧為刑罰所加。不為陳君所短。時歲荒。有盜夜入其室。止於梁上。寔陰見之。呼子孫正色訓之曰。夫人不可不自勉。不善之人。未必本惡。習以性成。遂至於此。梁上君子。

是矣。盜大驚，自投於地，誓願歸罪。寔曰：視君狀貌，不似惡人，當由貧困。令遺絹二匹，自是一縣無盜。後累命不起，卒于家。海內赴者三萬餘人。制衰麻者以百數。共刊石立碑，謚文範先生。

龐儉鑿井

陰方祀竈

風俗通：龐儉亡其父，隨母流落，後居盧里。鑿井得銅，遂富。因求奴得老蒼頭，於家數日。蒼頭自言：堂上母是我婦，據爾雅則婦當作妻，亦得通稱婦。母聞乃問之。奴曰：婦艾氏女，字阿宏，左足下有黑子，右腋下有赤誌如半櫛。大母曰：我翁也。遂為夫婦如初。時人謂曰：盧里龐公鑿井得銅，買奴得翁。

列傳

後漢陰識，字次伯，南陽新野人。光烈皇后兄，光烈，光封原庶侯。顯武之後。宗時，拜執金吾，位特進。其先出自管仲，世奉其祀。管仲七世孫修而氏焉。謂為相君。宣帝時，陰子方者，至孝，有仁恩。臘日晨炊，而竈神形見于方，再拜受慶。家有黃羊，因以祀之。自是暴至巨富，田有七百餘頃，輿馬僕隸比於邦君。子方常言：我子孫必將強大。至識三世而遂繁昌，故後常以臘日祀竈，薦黃羊焉。

壽壽竊香

王濛市帽

列傳

晉書：韓壽字德真，南陽堵陽人。美姿貌，善容止。賈充辟為司空掾，充每燕賓寮，其女輒於青瑣中窺之。青瑣，內門也。刻為連鎖文，以青塗之。本天子制也。蓋充得賜見壽，悅焉。女大感，想發於寤寐。婢後往壽家，具說女意，并言其女光艷逸，端美絕倫。壽聞而心動，令為通殷勤。婢以白女，女遂潛修音好，厚相贈結。呼壽夜入，壽踰垣而至。家中莫知。時西域有貢奇香，一著人則經月不散。帝甚貴之，唯賜充及大司馬陳騫。其女密盜以遺壽，寮屬聞其芬馥，稱之於充。意知女與壽通，即以妻焉。官至散騎常侍、河南尹。

列傳

晉書：王濛字仲祖，大原晉陽人。哀靖皇后父也。哀靖，哀少放縱，不羈，不為鄉曲所齒。次也。晚節始克已勵行，有風流美譽。善隸書，美

卷一

姿容嘗覽鏡自照稱其父字曰王文開生如此兒邪居貧帽敗自入市買之。嫗悅其貌遺以新帽時人以為達。終司徒長史。

勾踐投醪

陸抗嘗藥

古列女傳楚子發攻秦將也楚軍絕糧士卒升分菽粒而食之子發朝夕芻黍黍梁食草曰芻謂牛羊大破秦將而歸其母閉門而不內使人數之曰子不聞越王勾踐之伐吳乎客有獻醇酒一器者王使人注江之上流使士卒飲其下流注灌味不及如美而士卒戰自五也一當五也異日有獻一囊糗糧者糗糧乾也王又以賜軍軍士分而食之其不足踰隘而戰自十也今子為將士卒升分菽粒子獨芻黍黍梁何也子非吾子無入吾門子發謝其母然後內之。

吳志陸抗字幼節丞相遜次子為吳將時晉平南將軍羊祜鎮南夏石城以西盡為晉有降者不絕祜增修德信以懷初附吳人悅

服降者稱羊公不名祜與抗相對使命交通抗稱祜德量雖樂殺諸葛孔明不能過也抗嘗病祜遺之藥抗服之無疑心人多諫抗抗曰羊祜豈配人者時以為華元子反復見於今華元子反車見於傳抗每告其戍曰戍也彼專為德我專為暴是不戰而自服也於彼德歸各保分界而已無求細利孫皓聞以詰抗抗曰一鄉一邑不可無信義况大國乎臣不如此正是彰其德於祜無傷也我暴益彰彼之德於彼無傷也抗終大司馬荆州牧

孔愉放龜

張顛請鵝

晉書孔愉字敬康會稽山陰人與同郡張茂偉康字偉丁潭世康字世齊名時人號曰會稽三康建興初出為丞相掾後以討華軼功封餘不亭侯愉嘗行經餘不亭見籠龜於路者愉買而放之溪中龜中流左顧者數四及是鑄侯印而印龜左顧印龜印鈕也諸侯黃金印龜鈕三鑄如初印工以告愉乃悟遂佩焉

軍黃金印龜鈕

博物志張顛為梁相新雨後有鳥如山鵲飛翔近地市人擲之墮地其鳥墮地民爭取之即為一圓石顛令槌破之得一金印石中得一金印文曰忠孝侯印顛字智伯常山人漢靈帝時為太尉

田豫儉素

李恂清約

魏志田豫字國讓漁陽雍奴人齊王時領并州刺史外胡聞其威名相率來獻州界寧肅百姓懷之徵為衛尉屢乞遜位司馬宣王以為豫克壯勝任也言年雖老猶強壯也書喻未聽豫書答曰年過七十而居位譬猶鐘鳴漏盡而夜行不待是罪人也猶犯夜行禁遂固稱疾拜太中大夫食卿祿薨豫無子儉素賞賜散之將士每胡狄私遺悉簿藏官不入家家常貧賈雖殊類咸高豫節

後漢李恂字叔英安定臨涇人拜待御史持節使幽州宣布恩澤慰撫北狄所遇皆圖寫山川屯田聚落百餘卷悉封奏上肅宗嘉之拜兖州刺史以清約率下常席羊皮服布被後遷武威太守歸鄉

潛居山澤結草為廬與諸生織席自給少習詩賦荒四教不司空張敏司徒魯恭饋糧悉無所受徙居新安關下注云武帝元鼎三年徙函谷關於新拾椽實以自資也年九十六卒舊本恂作詢誤也

義縱攻剽

周陽暴虐

前漢義縱河東人少時嘗與張次公俱攻剽為著盜剽劫也縱有姊以醫幸王太后武帝上拜縱為中郎遷長安令直法行治不避貴戚遷河內都尉至則誅滅其豪穰氏之屬道不拾遺為南陽太守破碎寧成家徙定襄太守至則掩其獄中重罪一切捕鞠殺四百餘人郡中不寒而栗時趙禹張湯為九卿然其治尚寬輔法而行縱以鷹擊毛摯為治師古云如鷹擊毛摯後以廢格沮事弃市

前漢周陽由由父趙兼以淮南王景帝時為郡守武帝立由居二子石中最高為暴酷驕恣所愛者撓法活之所憎者曲法滅之所居郡必夷其豪為守視都尉如令為都尉陵太守奪之治後為河東

都尉與守爭權弃市

孟陽擲瓦

賈氏如臯

晉書張載字孟陽安平人性閑雅閑雅也博學有文章父收為蜀郡太守太康初至蜀省父道經劔閣載以蜀人恃險好亂因著銘以作誡益州刺史張敏奇之表上其文武帝遣使鐫之於劔閣山焉仕至中書侍郎載甚醜客貌甚醜惡每行小兒以瓦石擲之委頓而反

委頓謂性傷折壞也

左氏傳曰叔向適鄭惡客貌醜然明欲觀叔向素聞叔向賢德從使

之收器者而往杜注云隨使令應立於堂下一言而善禮明致叔

向將飲酒聞之曰必醜明也素聞下執其手而上曰昔賈大夫惡

雅獲之其妻始笑而言賈大夫曰才之不可以已言不可已我不能

射汝遂不言不笑

昭十一年

十一傳

顏回簞瓢

仲蔚蓬蒿

論語曰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

回也

高士傳張仲蔚扶風平陵人明天官明於天文博物善文好詩賦常

居窮素所處蓬蒿沒人閉門養性不治名利清高時人莫知惟劉

龔知之終身不仕三輔重焉

麋竺收資

桓景登高

蜀志麋竺字子仲東海人人仕先主累拜安漢將軍搜神記

曰竺嘗從洛歸未達家數十里路見婦人從竺求寄載求寄載於

行可數里婦謝去謂竺曰我天使也當往燒東海麋竺家感君見

載故以相語竺因私請之請免婦曰不可得不燒君可馳去我當

緩行日中火當發竺乃還家遽出資物日中而火大發

續齊諧記汝南桓景隨費長房遊學累年長房謂之曰九月九日

卷下

卷下

十一

汝家當有災厄。急宜去。令家人各作絳囊。盛茱萸以繫臂。登高山飲菊酒。此禍可消。景如言。舉家登高。夕還。見雞犬牛羊。一時暴死。長房聞之曰。代之矣。雞犬牛羊代人今世人每至九日。登山飲菊酒。帶茱萸囊。是也。

雷煥送劍

呂虔佩刀

六張傳

晉書。初吳之未滅。斗牛間常有紫氣。道術者皆以吳方強盛。未可圖。惟張華以為不然。及吳平。紫氣愈明。華聞豫章雷煥妙達緯象。緯象天文星象也乃要煥宿屏人。共尋天文。登樓仰觀。煥曰。惟斗牛間有異氣。寶劍之精。上徹於天耳。華問在何郡。曰。在豫章豐城。華即署煥為豐城令。煥到縣。掘獄基。得石函。中有雙劍。並刻題。一曰龍泉。一曰太阿。其夕氣不復見。煥遣使送一與華。留一自佩。或曰。得兩送一。張公可欺乎。煥曰。本朝將亂。張公當受其禍。此劍當繫徐君墓樹耳。事見于李札掛劍注靈異之物。終當化去。不永為華得劍報煥書曰

卷十

詳觀劍文。乃干將也。莫邪何不至。雖然。天生神物。終當合耳。華謀失劍所在。煥卒。子華為州從事。持劍行。經延平津。忽於腰間躍出。墮水。使人沒水取之。不見劍。但見兩龍各長數丈。蟠榮有文章。沒者懼而反。須臾光彩照水。波浪驚沸。於是失劍。

魏志。呂虔字子格。任城人。遷徐州刺史。諸王祥為別駕。民事一以委之。世多其能任賢。初虔有佩刀。工相之。以為必登三公。可服此刀。虔謂祥曰。苟非其人。刀或為害。卿有公輔之量。故以相與。祥為三公。臨薨。以刀授賢。曰。汝後必興。足稱此刀。覽後來世多賢才。興於江左。

老萊班衣

黃香扇枕

高士傳。老萊子楚人。少以孝行養親。極甘脆。脆小易斷也年七十。父母猶存。萊子服荆蘭之衣。荆蘭當作班攔字誤也為嬰兒戲於親前。言不稱老。為親取食上堂。足跌而偃。因為嬰兒啼。誠至發中。楚室

文苑傳

方亂乃隱耕於蒙山之陽著書號老萊子莫知所終舊注云著五色斑斕之衣雜也出列女傳今文無載

後漢黃香字文強江夏安陸人博學經典究精道術能文章京師號曰天下無雙江夏黃童是時未冠故云官至尚書令魏郡太守陶淵明曰孝子香九歲失怙思慕骨立事父竭力致養冬無被袴而盡滋味暑則扇床枕寒則以身温席和帝嘉之特加異賜

王祥守孝

蔡順負瓦椹

晉書王祥字休徵琅邪臨沂人性至孝繼母朱氏不慈而祥愈恭謹父母疾衣不解帶湯藥必親嘗母嘗欲生魚時天寒水凍祥解衣將部冰求之冰忽自解雙鯉躍出母又思黃雀炙復有黃雀數十飛入其幕鄉里驚歎以為孝感所致有丹柰結實柰果名母命守之每風雨輒抱樹而泣篤孝純至如是漢末遭亂扶母攜弟避地廬山隱居三十年不應州郡之命年垂耳順乃應召舉秀才累

三列傳

遷太尉武帝時拜太保

列傳二十九周附傳

後漢蔡順字君仲汝南人少孤養母母終未葬里中災火將逼其舍順伏棺號哭叫天火遂越燒它室順獨得免太守韓崇召為東閣祭酒母平生畏雷自亡後每有雷震順輒闔家泣曰順在此崇聞輒差車馬到墓所每雷輒差車馬後舉孝廉不就不能遠舊注云王莽末天下大荒順拾椹赤黑異器盛之赤眉賊見而問之順曰黑者奉母赤者自食黑者甘赤者酸賊知其孝乃遺米二斗牛蹄一隻

淮南食時

左思十稔

前漢淮南王安高祖之孫好書鼓琴不喜七徽狗馬馳騁見前

亦欲以行陰德拊循百姓流名譽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為內外書內書二十一篇今淮南子是也外書不傳又有中篇八卷亦不傳言神仙黃白之術黃白金銀也煉丹砂為金銀術時武帝好藝文以安屬為諸父師占云安於天子服屬為從父

叔辯博善為文辭甚尊重之每為報書及賜師古云賜書也常召司馬

十四列傳

文苑傳

相如等視草乃遣初安入朝使為離騷傳師古云傳謂解且受詔日食時上每宴見談說得失及方技賦頌昏暮然後罷後謀友自殺事詳十本傳

傳文

晉書左思字太冲齊國臨淄人貌寢口訥寢通作侵短而辭藻壯麗造齊都賦一年乃成復欲賦三都乃詣著作郎張載訪岷功之事遂構思十稔門庭藩閫皆著筆紙遇得一句即使疏之自以所見不博求為秘書郎得讀秘書及賦成時人未之重自以其作不謝班張班固兩都以示皇甫謐謐稱善為其賦序張載為注魏都劉達注吳蜀而序之張華見曰班張之流也於是競相傳寫洛陽為之紙貴初陸機欲為此賦聞思作撫掌而笑與弟雲書曰此間有儉父吳人謂儉欲作三都賦須其成當以覆酒甕耳及思賦出機歎伏以為不能加遂輟筆焉

劉惔傾釀

孝伯痛飲

七十四傳

晉書何充字次道廬江灑人康帝時為中書監錄尚書事充能飲酒雅為劉惔所貴惔常每云見次道飲令人欲傾家釀釀作酒曰釀釀言其能温克也克勝也言雖醉猶能温藉自持舊本惔作恢誤世說王孝伯曰名士不必須奇才但使常無事治事以無事為無事矣痛飲酒熟讀離騷便可稱名士

女媧補天

長房縮地

覽真

淮南子曰往古之時四極廢九州裂此蓋寓言也四極四方極遠據也天不兼覆地不周載言大地陰陽火熾炎而不滅水浩洋而不息熾炎行也言大旱火災也浩洋大水猛獸食頽民頽善攫老弱如虎行也言大旱火災也浩洋大水於是女媧鍊五色石以補蒼天女媧天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交友之倫鍊猶理也五色以取瑜五倫必色石以取義堅固不可易也輔相化育補天之所不及故曰補天羅人與蓋從漢呂后唐則天而成其說耳俞琰曰名之曰女媧猶國名女真左傳所謂女媧身人首有神聖德代宓義立一號女希氏初不著人手記止捕蛇身人首有神聖德代宓義立一號女希氏初不著

其為女婦也。是斷鼈足以立四極。謂剝絕其黨類也。殺黑龍以濟冀州。所謂擊大風射十日皆言誅滅也。積蘆灰以止淫水。

葦生於水故積取其灰。蒼天補四極正淫水涸冀州平狡蟲死顛

以止淫水淫水洪水也。蒼天補四極正淫水涸冀州平狡蟲死顛

民生。狡蟲也。顛民對叛賊言猶云良民也。

後漢費長房既遇仙翁欲求道而顧家人為憂顧翁乃斷一青

竹度與長房身齊使懸之舍後家人見即其形也。即長房也。以為縊

死遂葬之。長房立其傍而長房隨入深山入深山羣虎中留使獨

處長房不恐又臥於空室以朽索懸萬斤石於心上銀蛇來齧索

且斷長房亦不移翁曰子可教也復使食糞糞中有虫臭甚長房

意惡之翁曰子幾得道恨於此不成長房辭歸翁與一竹杖曰騎

此任所之則自至矣既至可以杖投葛陂中。葛陂又為作一符曰

以此主地上鬼神長房乘杖須臾來歸自謂去家適經旬日已十

餘年矣即以杖投陂顧視則龍也。本傳曰家人謂其久死不信之

注闕神仙傳云長房遇壺公有神術能縮地脈千里聚在目前故之復如舊此其事也。

李珪上首 安國國器

魏志崔琰字季珪河東武城人遷中尉甚有威重朝士瞻望太祖

亦敬憚焉明帝時崔林嘗與陳羣論冀州人士稱琰為首林琰從

弟少無名望雖姻族猶輕之琰常曰大器晚成。琰獨以林終心遠

至。遠至高也。孫禮盧毓始入軍府琰曰孫疏亮心烈剛簡能斷盧清

警明理百鍊不消皆公才也。公也。後咸至鼎輔。鼎謂三公也。

前漢韓安國字長孺梁成安人徙睢陽事梁孝王為中大夫後坐

法抵罪蒙獄吏田甲辱安國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然乎甲曰然即

燬之。師古云燬讀曰尿。無何漢使使者拜內史。梁內起從中為二十石田

甲亡安國曰甲不就官我滅而宗甲肉袒謝安國曰公等足與治

千繩。言不足也。平善遇之為人大略知足以當世取舍也。師古云舍止

傳方術

二卷十傳

二卷十傳

千繩治也平善遇之為人大略知足以當世取舍也師古云舍止

取可止 而出於忠厚 貪嗜財利 然所推舉 皆廉士 賢於己者 士亦
以此稱之 唯天子以為國器 師古云 臣下皆敬重之 天子一人亦
以為國器 國器言其器用重大 可施
於國 官至御史大夫 行丞相事 而崔琰已稱字國字 不重 尤為允
賞

陸玩無人 賈詡非次

晉書 陸玩字士瑤 吳人 器量淹雅 淹與奄通 大有餘也 累轉尚書散騎常侍
尋而王導 郗鑒 庾亮相繼 薨朝野以為二良既沒 以玩有德望
之名 乃遷司空 既而歎息 謂賓客曰 以我為三公 是天為無人 詔
者以為知言 知言解見于 翟湯隱操注 玩翼亮累世 兄瞻翼亮累世 常以弘重
為人主所貴 嘉性通雅 不以名位格物 曰 格 語 誘納後進 謙禮布衣
由是縉紳之徒 莫不蔭其德宇 縉紳也 士大夫 插笏于
革帶間 故朝臣曰 縉紳
魏志 賈詡字文和 武威姑臧人 少時人莫知 唯閻忠異之 謂詡有
良平之奇 張良 後拜尚書典選舉 多所匡濟 文帝時 為太尉 荀勗
陳平

別傳曰 晉司徒關武帝問 勗答曰 三公具瞻所歸 詩曰 赫赫師
民 具瞻不
可用非其次 昔魏文帝用賈詡 孫權笑之 文帝以因前詡之對太

祖定其位 德之即位
首登上司 實非其次

何晏神伏 郭奕心醉

魏志 王弼 山陽人 好論儒道 道老莊 辭才逸辯 注易及老子 年二十
餘卒 何劭為其傳曰 弼字輔嗣 為尚書郎 時裴徽為吏部郎 弼未
冠 往造焉 徽一見 異之 問曰 夫無者 誠萬物之所資 然聖人莫肯
致言 而老子申之 無已者 何 弼曰 聖人體無 無又不可以訓 故不
說也 老子是有者也 故常言無所不足 何晏為吏部尚書 于時何
晏為吏
部尚
書 甚奇弼 歎曰 仲尼稱後生可畏 若斯人者 可與言天人之際
乎 舊云 神伏出世 說無載 本見世說

晉 郭奕字大業 太原陽曲人 高爽有識量 爽清快也 少所推先 見阮咸
心醉 不覺歎焉 山濤稱其高簡 有雅量 山濤稱奕 太康中 為尚書 有重

列傳 十

卷十 附會

十

列傳 十

卷下

十六

名。朝臣皆出其下。

常林帶經 高鳳漂麥

魏志常林字伯槐河內溫人避地上黨耕種山阿阿曲當時旱蝗林獨豐收盡呼比鄰升斗分之仕至光祿大夫魏略曰林少單貧自非手力不取之於人性好學漢末為諸生帶經耕鋤其妻餉之雖在田野相敬如賓

後漢高鳳字文通南陽葉人家以農為業鳳專精誦讀書夜不息妻嘗之田曝麥於庭令鳳護雞時天暴雨而鳳持竿誦經不覺潦水流麥妻還怪問方悟後為名儒年老執志不倦太守連召請恐不得免乃詐與寡嫂訟田目後舉直言到公車羊祜識環注託病隱身漁釣

孟嘉落帽 庾凱隨墳

晉書孟嘉字萬年江夏人少知名為征西桓溫參軍征西將溫甚

重之九月九日溫燕龍山寮佐畢集時佐吏並著戎服有風至吹嘉帽墮落嘉不之覺溫使左右勿言欲觀其舉止嘉良久如廁溫令取還之命孫盛作文嘲嘉者嘉還見即答之其文甚美嘉好酣飲愈多不亂溫問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嘉曰公不得酒中趣耳又問聽妓絲不如竹竹不如肉何也肉歌答曰漸近使使之然漸自然也歌聲不假物出乎喉故為自然笛聲出乎口是近自然也

晉書庾敳字子嵩潁川鄆陵人長不滿七尺而腰帶十圍雅有遠韻參東海王越軍事轉軍諮祭酒時劉興見任於越人士多為所構為劉興所構附惟敳縱心事外無迹可問問隙也言無後以其性儉家富說越令就換錢千萬冀其有吝因此可乘越於眾坐中問數數頽然已醉憤墮枕上以頭就穿取徐答云下官家故有兩千萬隨公所取矣與於是乃服越甚悅因曰不可以小人之慮度君子之

後石勒亂被害

龍逢板出

張華台圻

舊注引論語陰嬖讖曰陰嬖讖釋書名庚子之且金板尅書尅刻也出地

庭中曰臣族虐主禽其文云云禽與擒通宋均曰謂殺關龍逢之後庚子之

且庭中地有此板異也龍同姓稱族虐王龍逢與王殺我必見禽

也

六傳

晉書張華字茂先范陽方城人學業優博辭藻溫麗器識弘曠初

未知名著鷦鷯賦阮籍見之曰王佐才也由是聲名始著晉受禪

拜黃門侍郎華強記默識默識不言而存諸心也四海之內若指諸掌武帝

嘗問漢宮室制度應對如流聽者忘倦數歲拜中書令贊成伐吳

之計封廣武縣侯名重一世衆所推服聲譽益甚有台輔之望惠

帝時拜中書監盡忠匡輔彌縫補闕雖當閭主虐后之朝虐后謂

而海內晏然華之功也進司空第舍及監省華之第舍及監省有妖

怪少子趨以中台星圻勸華遜位圻所裂華不從曰天道玄遠惟修

德以應耳不如靜以待之以俟天命卒以忠正為趙王倫孫秀等

矯詔害之朝野悲痛華性好人物士有一介之善為之延舉雅愛

書籍嘗徙居載書三十乘天下奇秘世所稀有者悉在華所博物

洽聞世無與比

董奉活爨

扁鵲起號

神仙傳董奉字君異候官人杜煖為交州刺史得毒病死三日奉

時在南方乃往以三九藥內其口中令人舉其頭搖梢之搖梢食

頃煖開目動手足顏色復半日能起坐遂活奉還廬山下居為人

治病不取錢物使病愈者為種一株杏數年有十萬餘株鬱然成

林杏子大熟奉於林中作倉宣語欲買杏者但自取之一器穀得

一器杏每穀少而取杏多者有虎逐之有偷杏虎逐齧死家人知

送杏還乃家人知其偷杏死者即活自是買杏者自平量之不敢欺

奉以所得糧穀賑救貧窮供給行旅民間僅百年居民間僅百年乃昇天

顏色常如年三十時也

五四列十傳

史記扁鵲勃海鄭人姓秦名越人少時長桑君知扁鵲非常人云長桑君出其懷中藥予之飲本傳云飲是以上池之乃悉取其神人也

禁方書予之忽然不見扁鵲以此視病盡見五臟癥結特以診脈

為名耳後過號號太子死扁鵲曰臣能生之乃問其病死狀乃使

弟子子陽厲鍼砭石厲磨也石以取外三陽五會正義云三陽謂

聽會氣會躡會有間太子蘇乃使子豹為五分之熨以八減之

齊和煮之以更熨兩脇下子豹亦扁鵲之弟太子起坐更適陰陽

但服湯二旬而復故湯即齊故天下盡以扁鵲為能生死人過邯

鄆聞貴婦人即為帶下醫帶下婦過雒陽聞周人愛老人即為耳

目痺醫痺腰脚痿弱之疾老人多患此入咸陽聞秦人愛小兒即為小兒醫隨俗

為變秦太醫令李醯自知伎不如扁鵲也使人刺殺之至今言脈

者由扁鵲中扁鵲法史扁鵲傳索隱云案言五分之熨者謂熨之令溫

暖之氣以五分也八減之齊者謂藥之齊和所減有八越人當時

有此方也

寇恂借一何武去息

六列傳

後漢寇恂字子翼上谷昌平人光武拜恂河內太守行大將軍事

謂曰昔高祖留蕭何鎮關中今吾委公以河內堅守轉運給足軍

糧率厲士馬防遏它兵勿令北度而已後拜穎川太守入為執金

吾明年穎川盜賊起帝謂曰穎川迫近京師當以時定惟念獨卿

能平之耳恂對曰穎川剽輕聞陛下有事蜀故狂狡乘從九卿

復出以憂國可知也即日車駕南征從至穎川盜賊悉降而竟不

拜郡恂竟不為郡守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注云恂前為

穎川太守故乃留恂長社鎮撫吏人受納餘降恂經明行修名重

朝廷所得秩奉厚施朋友故人及從吏士奉與通常丁吾因士大夫

以致此可獨享乎時人歸其長者以為有宰相器

前漢何武字君公蜀郡郫人舉賢良對策拜諫大夫成帝時累進大司空為仁厚好進士獎稱人善勸為楚內史厚兩龔在沛郡厚兩唐及為公卿薦之朝廷世以此多焉然疾朋黨問文吏必於儒者問儒者必於文吏以相參檢欲除吏先為科例以防請託其所居亦無赫赫名去後常見思後為御史大夫免官王莽為宰衡陰誅不附己者見誣自殺兩龔謂勝舍兩唐謂林遵也

韓子孤憤

梁鴻五噫

史記韓非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刑形古通史記二世自序傳作囁土刑可以見己韓非子曰有言者自為名有事者自為形以名責實謂之刑名刑名即形名也故曰審合刑名是也而其歸本於黃老為人口吃不能道說道言而善著書與李斯俱事荀卿非見韓之削弱為強國所削奪曰衰弱數以書諫韓王王不能用於是觀往者得失變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林說難十餘萬言此皆韓非子篇名也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之曰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後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毀之王下吏治非斯使人遺藥使自殺

後漢梁鴻受業大學家貧尚節介博覽不為章句歸鄉里執家慕其高節勢執與多欲如之鴻並不娶後娶孟氏名孟光字德曜隱霸陵山中以耕織為業詠詩書彈琴以自娛因東出關過京師作五噫之歌曰陟彼北芒兮噫北芒莽地顧覽帝京兮噫遠遼廓也肅宗聞而非之以為非人之劬勞兮噫遠遼廓也未夫兮噫言廣大也肅宗聞而非之以為非求鳴不得乃易姓名易姓運期名曜字戾光居齊魯之間遂至吳依大家皋伯通居廡下廡堂下周屋也為人賃舂每歸妻為具食不敢於鴻前仰舉案齊眉伯通異之曰彼傭能使其妻敬之如此非凡人也乃舍之於家鴻潛閉著書十餘篇卒於吳

蔡琰琴

王粲覆棋

後漢蔡琰字文姬中郎將邕之女博學有才辯妙於音律舊注云

瑛年九歲時。邕夜鼓琴。絃絕。瑛曰。第二絃。邕故絕一絃。以問之。注
邕以爲偶得之。瑛曰。第四絃。邕曰。爾偶中耳。瑛曰。昔季札觀風。知
國之存亡。師曠吹律。識南風之不競。上見于左傳。襄二十九年。下見于襄十九年。以此
推之。何不知也。

魏志王粲累拜侍中。博物多識。問無不對。與人共行。讀道邊碑。人
問曰。卿能闇誦乎。曰。能。因使背而誦之。不失一字。觀人圍碁。局壞
祭爲覆之。覆復也。碁者不信。以把蓋局。帛二幅。使更以他局爲之。用
相比校。不誤一道。其強記默識如此。性善算。作算術。略盡其理。善
屬文。舉筆便成。無所改定。時人以其宿構。然正復精意。覃思亦不
能加也。覃盡思也。典略曰。祭既才高。辯論應機。鍾繇王朗等。雖爲卿
相。至於朝廷奏議。皆閣筆不能措手。

西門投巫 何謙焚祠

史記魏文侯時。西門豹爲鄴令。豹到問民所疾苦。長老曰。苦爲河

伯娶婦。以故貧。河伯。河神也。常歲賦錢數百。用其
共分俗語。不爲娶婦。水來漂溺人。民豹曰。至時幸來告。吾亦往送
女。至其時。豹往會河上。三老官屬豪長者。里父老皆會。其巫老女
子。從弟子女十人。皆衣繒單衣。立大巫後。豹呼河伯婦。視之曰。是
女不好。煩大巫。爲報河伯。更求好女。使吏卒拘大巫。投之河
中。有頃曰。何久也。何久。不還也。弟子趣之。凡投三弟子。復投豹曰。巫媪女
子。不能白事。煩三老。爲入白之。復投三老。河中。豹簪筆。磨折正義
筆。謂以毛裝替頭禮也。磨折。謂曲折腰。嚮河立良久。又曰。三老不還。欲使廷掾與豪
長者一人入趣之。皆叩頭流血。豹曰。狀河伯留客之久。狀審得也。若
皆罷去。若。汝吏民大驚恐。從是不敢復言。河伯娶婦。豹即發民鑿
十二渠。引河水灌民田。皆得水利。民人足富。豹名聞天下。澤流後
世。

晉書。何謙字恭子。東海人。從謝玄征代。驍果多權略。舊注云。謙不

世。

畏神祠。遇有靈廟，皆焚之。

孟嘗還珠 劉昆反火

傳德

後漢孟嘗字伯周，會稽上虞人。遷合浦太守，郡不產穀實，而海出珠寶，與交趾比境，常通商販，貿糴糧食。注云：貿，易也。先時宰守並多貪穢，詭人採求，不知紀極。注云：詭，責也。珠漸徙於交趾，郡界行旅不至，人物無資，貧者餓死於道。嘗到官，革易前弊，求民病利。注云：人之所病，苦及利也。事未踰歲，去珠復還，百姓皆反業，商貨流通，稱為神明。徵還吏民攀車請之，乃夜遁去。隱處自耕，鄰縣士民慕德，就居止者百餘家。後漢劉昆字桓公，陳留東昏人。建武初，除江陵令。時縣連年火災，昆輒向火叩頭，多能降雨，止風稍遷弘農太守。先是，崤隄驛道多虎災，行旅不通。昆為政三年，仁風大行，虎皆負子渡河。帝異之，徵為光祿勳，詔問昆前在江陵反風滅火。反風，止風也。題曰：後守弘農，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而致是事。昆對曰：偶然耳。左右笑其質訥。

傳儒林

此謂遲帝歎曰：此乃長者之言也。命書諸策。

姜肱共被 孔融讓果

三四列十傳

後漢姜肱字伯淮，彭城廣戚人。與弟仲海、季江俱以孝行著聞。其友愛天至，常共臥起。肱博通五經，兼明星緯。天象定者曰緯，士之就學者三千餘人。二弟名聲相次，皆不應徵聘。肱嘗與季江夜遇盜，本傳曰：夜於道遇盜，欲殺之。兄弟更相爭死，遂兩釋焉。桓帝徵不至，使畫工圖其形狀，肱臥以被，韜面。注云：韜，藏也。竟不得見之。後隱遯，遠浮海濱。竄伏賣卜，給食還卒於家。弟子劉操頌德，謝承書曰：肱性篤孝，事繼母。年少嚴厲。注云：繼母，年少嚴厲。肱感凱風之孝。邶風：凱風序云：衛之淫，猶不能安其室，故美其子能盡其孝道，以慰其母心。而賦其志，爾。兄弟同被而寢，不入房室，以慰母心。凱風之七子，自責以成其孝志，此其所以感也。

後漢孔融字文舉，魯國人。孔子二十世孫。幼有異才，十歲隨父詣京師。時河南尹李膺簡重，不妄接士，自非當世名人及與通家皆

六列十傳

不得白。融造門曰。我是李君通家子弟。門者言之。應請融問曰。高
 明祖父嘗與僕有舊恩乎。融曰。然。先君孔子與李老君同德比義。
 而相師友。禮於老子。周問。則融與君累世通家。眾坐歎息。大中大夫
 陳煒後至。以坐中。曰。夫人小而聰了。大求必奇。融曰。觀君所言。將不
 早慧乎。觀君所言。而。膺大笑曰。高明必為偉器。融家傳曰。兄弟七
 人。融第六。四歲時。每與諸兄共食梨棗。輒引小者。大人問其故。答
 曰。我小兒。法當取小者。由是宗族奇之。

端康相代

亮陟隔坐

三輔決錄。韋康字元將。京兆人。父端從涼州牧徵為太僕。康代為
 涼州刺史。時人榮之。孔融嘗與端書曰。前日元將來淵才亮茂雅
 度弘毅。偉世之器也。淵深也。亮明也。雅正也。偉奇也。昨日仲將又來。仲將。元將之弟。懿性
 貞實。文敏篤誠。保家之主也。懿美也。不意雙珠近出。老蚌。仲將名。誕
 有文才。善屬辭章。官至光祿大夫。

吳錄。紀陟字子升。丹陽人。吳主孫休時。其父亮為尚書。而陟為中
 書令。每朝會。詔以屏風隔其坐。寵待也。舊注引宣城記云。隔以雲母
 屏風。陟誤作蔭。

趙倫癩怪

梁孝生禍

晉書。趙王倫字子彝。宣帝第九子。拜車騎將軍。諂事中宮。中宮。即
 大為賈后所親信。嬖人孫秀構害。懿懷太子。名適。宣帝太子。遂廢賈后。為
 廢人。倫矯詔。自為使持節大都督中外諸軍事。矯詐也。秀封大郡。據
 兵權。百官總已聽於倫。千秀。倫素庸下。無智策。受制於秀。秀威權
 振朝廷。天下皆事秀。無求於倫。秀起自琅邪外史。累官於趙國。以
 諂媚自達。既執機衡。遂恣其毒謀。多殺忠良。以逞私欲。倫僭即帝
 位。以秀為中書監。驃騎將軍。餘同謀者。超越階次。奴卒廝役。亦加
 爵位。每朝會。貂蟬盈坐。貂蟬。侍中之冠。謂之金。時人諺曰。貂不足
 狗尾續。以狗尾續貂尾。稱貂冠。倫祠太廟。遇大風。飄折麾蓋。麾。旗屬。蓋。時

列傳
九十

有雉入殿中。又於殿上得異鳥。問皆不知名。累日向夕。宮西有素衣小兒。言是服劉鳥。倫使錄小兒錄也并鳥閉置牢室。明日開視。戶尚如故。並失所在。失入鳥所在倫日上。有瘡。時以為妖。惠帝復位。賜死。

十七列傳

前漢梁孝王武。文帝子。景帝初入朝。是時上未置太子。與王宴飲。從容言曰。千秋萬歲後。傳於王。王心內喜。後復入朝。入則侍帝。同輦出則同車。遊獵上林中。及栗太子廢。注云太子榮母栗太后心欲以王為嗣。大臣及袁盎等有所關說於帝。通志畧袁氏。胡也。說去聲。止之曰。漢家法。周道立子。王怨盎。陰使人刺殺之。上由也。怨望於王。益疎之。後入朝。欲留弗許。歸國。意不樂。北獵梁山。有獻牛。足上出。背上王惡之。病薨。張晏曰。足當處下。所以輔身也。今王不死時。財臣萬及。死藏府黃金尚四十餘萬斤。他財物稱是。贊曰。怙親亡厭。牛禍告罰。

桓典避馬

王尊叱馭

七十二列傳

後漢桓典字公雅。沛郡龍亢人。太傅榮玄孫。拜待御史。時宦官秉權。典執政。或云政當作正。本傳作政。從之。無所回避。常乘驄馬。京師畏憚。為之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後以牾宦官。七年不調。在御史七年不調。獻帝時為光祿勳。

六十四列傳

前漢王尊字子贛。涿郡高陽人。少孤。牧羊澤中。竊學問。能史書。略通尚書論語大義。涿郡太守徐明為尊不宜久在閭巷。上召尊為郎令。新刻本刪落徐明。今補復其舊。稍遷益州刺史。先是王陽為刺史。行部至邛邰。九折阪。歎曰。奉先人遺體。柰何數乘此險。師古云。後以病去。及尊為刺史。至其阪。問吏曰。此非王陽所畏道邪。曰。是尊叱其馭曰。驅之。王陽為孝子。王尊為忠臣。居部二歲。懷來徼外。蠻夷歸附。其威信。徼塞後為東郡太守。河水盛溢。泛浸甄子。金隄。尊躬率吏民投沈白馬。師古云。水神。河伯。請以身填金隄。而水波稍却。迴還吏民奏。

狀天子嘉之。扶中二千石。加賜黃金二十斤。卒。官吏民紀之。舊本尊誤作遵。

鼂錯峭直

趙禹廉裾

列傳十九

前漢鼂錯。潁川人。學申商。刑名於張恢。刑名解見于以文學為太

常掌故。掌故事主錯為人峭直刻深。謂峻隱孝文時舉賢良對策

高策。遷中大夫。孝景時為御史大夫。請諸侯之罪過。削其支郡。古

云支郡在國之四邊者所更令三十章。諸侯謹誹。吳楚七國俱反。以誅錯為

名。上問袁盎。盎素不好錯。對曰。方今計獨有斬錯赦七國。復其故

地。則兵可毋血刃而俱罷。上默然。曰。顧誠何如。吾不愛一人。謝天

下。師古云。顧念也。誠實也。後丞相等劾奏。錯欲疏羣臣。錯議云。羣臣不可信。太逆無道。

當要斬。使中尉召錯。給載行市。錯衣朝衣。斬東市。

酷吏傳

前漢趙禹。潁人。武帝時以刀筆吏積勞。刀筆解見于遷御史。至中

大夫。與張湯論定律令。作見知法。見知法。謂見其為人。犯吏傳相監司

以法。罪并連坐也。盡自此始。為人廉裾。師古云。裾。傲為吏以來。

舍無食客。公卿相造請禹。禹終不行。報謝。務在絕知友賓客之請。古

云。以此意。公卿孤立行一意而已。嘗中廢已為廷尉。以壽卒。

亮遺巾幘

備失匕箸

本宣帝紀

晉書。諸葛亮師眾十餘萬。壘于渭水南原。天子魏明遣護軍

秦朗督步騎二萬。受宣帝節度。宣帝。司馬懿朝廷以亮遠寇。利在急戰。

遠來久持。則銳兵每命帝持重。以候其變。亮數挑戰。帝不出。因遣

性銳。故利在速戰。帝巾幘。婦人之飾。幘。婦人首飾也。遺之者。辱也。帝怒。表請決戰。天子

不許。乃遣衛尉辛毗。杖節以制之。亮復挑戰。帝將出兵。以應之。毗

杖節而立軍門。帝乃止。對壘百餘日。會亮卒。先是亮使至。帝問諸

葛公。食可幾米。對曰。三四升。次問政事。曰。二十罰已上。皆自省覽。

帝曰。其能久乎。事煩。竟如其言。如帝所計。漢晉春秋曰。楊儀等整軍。而

出。百姓奔告。宣王王追焉。亮已死。匿喪而儀出。宣王即宣帝。姜維令儀及旗鳴鼓。

若將向宣王者王乃退以為亮之計退走不敢偏於是儀結陣而出入谷然後發喪宣王之退百姓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或以告王王曰吾能料生不便料死也

卷二

蜀志先主劉備字玄德涿郡涿縣人漢中山靖王勝之後少孤與母販履織席為業舍東南角籬上有桑樹生高五丈餘遙望見童童如小車蓋童童盛貌或謂當出貴人家必出貴人涿人李定云此先主少時與諸小兒於樹下戲言吾必當乘此羽葆蓋車合聚五米羽葆為幢曰羽葆先主垂手下膝顧自見其耳好交結豪俠年少爭附之靈帝末黃巾起州郡各舉義兵先主率其屬討賊有功除安喜尉累遷豫州牧從曹公還許曹公從容謂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數也先主方食失匕箸華陽國志云于時正當雷震備因謂操曰聖人云迅雷風烈必變良有以也一震之威乃可至本初表紹字於此也

張翰適意 陶潛歸去

晉書張翰字季鷹吳人有清才善屬文而縱任不拘時人號為江東步兵阮籍謂既入洛齊王問辟為大司馬東曹掾翰因見秋風起乃思吳中菰菜蓴羹鱸魚膾曰人生貴得適志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駕而歸俄而問敗人皆謂之見機或曰卿及可縱適一時獨不為身後名邪答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盃酒時人貴其曠達

晉陶潛字元亮潯陽人大司馬侃曾孫少懷高尚博學善屬文穎脫不羈任真自得為鄉鄰所貴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時人謂之實錄為彭澤令在縣公田悉令種秫穀秫粘粟曰令吾常醉於酒足矣妻子固請種粳抗稷也稻之粘者乃使一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粳素簡貴不私事上官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吾不能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鄉里小人邪拳拳勤懇也即解印綬去縣乃賦歸去來後徵著作郎不就又不營生業遇酒則飲嘗言

夏月虛間高臥北窗之下清風颯至自謂羲皇上人義皇伏羲也性不
解音畜素琴一張絃微不具琴節曰微所以每朋酒之會則撫而
和之曰但識琴中趣何勞絃上聲

魏諸南館

漢相東閣

魏文帝諱丕字子桓為太子時題曰魏儲太子也嘗與元城令吳質書其
略曰每念昔日南皮之遊誠不可忘南皮縣名文帝嘗與質同游焉既妙思六經
逍遙百氏妙精也彈棊間設終以博奕彈棊戲名高談娛心哀箏順耳哀箏
謂等聲也馳騁北場旅食南館浮甘瓜於清泉沈朱李於寒水曷日
既沒繼以朗月同乘並載以遊後園余顧而言茲樂難常質字季
重濟陰人以文才為文帝所善官至振威將軍

二十傳

前漢公孫弘菑川薛人少家貧牧羊海上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
說武帝立時弘年六十以賢良徵為博士免歸使匈奴還報後復
徵賢良文學對策天子擢為第一召見容貌甚麗拜博士待詔金

馬門政特詔解見十黃霸稍遷至丞相封平津侯其後以為故事至
丞相封自弘始時上方興切業舉賢良師古云舉弘自見為舉

首起徒步數年至宰相封侯於是起客館開東閣師古云閣者小
避當庭門而引賓客以延賢人與參謀議弘身食一肉脫粟飯師古
云才脫粟而故人賓客仰衣食奉祿皆以給之家無所餘然其性
意忌諸嘗有隙雖陽與善後竟報其過殺王父偃徙董仲舒膠西
皆弘力也

楚元置醴

陳蕃下榻

前漢楚元王交字游高祖少弟師古云好書多材藝嘗與魯穆生
白生申公俱受詩於浮丘伯穆生白生皆魯儒生申公即作魯及
封楚王以穆生等為中大夫敬禮申公等穆生不嗜酒每置酒常
為穆生設醴及元王薨後至孫戊即位常設後忘設焉穆生退曰
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師古云鉗

六傳

五列傳

也先王之所以禮吾三人者為道之存矣而忽之是忘道也師古也忘道之人胡可與久處遂謝病去由公白公獨留王稍淫暴二人諫不聽晉灼云骨相也廢隨也聯繫使後漢陳蕃字仲舉汝南平輿人年十五嘗閒處一室而庭宇無穢父友薛勤來候之謂蕃曰孺子何不洒掃以待賓客蕃曰大丈夫處世當掃除天下安事一室乎勤知其有清世志甚奇之後為樂安太守時李膺為青州刺史名有威政屬城聞風皆自引去蕃獨以清績留郡人周璆字孟玉高潔之士前後郡守招命不至唯蕃能致焉字而不名特為置一榻去則懸之後為豫章太守以禮待徐穉為功曹性方峻不接賓客蕃性方峻惟穉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靈帝初為太傅錄尚書事與太將軍竇武謀誅中官事泄見害中官也

廣利泉涌

王霸水合

前漢李廣利發屬國六千騎及郡國惡少年數萬人惡少年謂以無行義者以往至貳師城取善馬貳師城太故號貳師將軍耿恭曰昔貳師拔佩刀刺山飛泉涌出事詳見于下

十列傳

後漢王霸字元伯潁川潁陽人從光武為功曹令史光武曰潁川從我者皆逝而子獨留努力疾風知勁草及王郎起光武在薊即南馳聞郎兵在後從者皆恐至滹沱河候吏還白河水流漸無船不可濟漸水解而流也令霸往視霸恐眾欲且前阻水欲阻據於水遂即詭曰水堅可渡官屬皆喜光武笑曰候吏來妄語遂前比至河河水亦合乃令霸護渡變也未畢數騎而水解軍皆渡唯數上謂曰安吾眾得濟免者卿之力也又謂官屬曰王霸權以濟事殆天瑞也以為軍正後至上谷太守

孔融坐滿

鄭崇門雜

後漢孔融好學博涉多該覽為北海相時表曹方盛注云表紹曹操而融

六列傳

無所協附。負其高氣。志在靖難。而才疎意廣。迄無成功。注云。迄。劉備表領青州刺史。後為少府。拜太中大夫。性寬容。少忌。好士。喜誘益。後進。及退。閑職。注云。太中大夫。職。賓客日。盈門。常歎曰。坐上客恒滿。樽中酒不空。吾無憂矣。聞人之善。若出諸己。言有可采。必演而成之。面告其短。而退稱所長。薦達賢士。多所獎進。知而未言。以為己過。海內英俊。皆信服之。曹操既積嫌忌。而郝慮構成其罪。遂見害。魏文帝意好融。文辭每歎曰。揚班儔也。

列傳七十四

前漢鄭崇字子游。高密大族。世與王家相嫁娶。徙平陵。以言哀帝擢為尚書僕射。數求見諫。爭上初納用之。每見曳革履。上笑曰。我識鄭尚書履聲。久之。上欲封祖母傳太后。從弟商崇諫。太后大怒。又諫董賢貴寵過度。由是重得罪。尚書令趙昌佞調害崇。奏與宗族通。疑有姦。請治。上責曰。崇君門如市。人何以欲禁。功。主。師古。云。言天求者多。對曰。臣門如市。臣心如冰。師古云。言願得考覆。上怒。下交通。賓客對曰。臣門如市。臣心如冰。師古云。言願得考覆。上怒。下

崇獄窮治。竟死獄中。

張堪折轅

周鎮漏船

列傳二十二

後漢張堪字君游。南陽宛人。年十六。受業。長安。志美行厲。諸儒號曰聖童。世祖即位。拜蜀郡太守。又為漁陽太守。捕擊姦猾。賞罰必信。吏民皆樂為用。匈奴嘗以萬騎入漁陽。堪擊破之。郡界以靜。乃於狐奴開稻田八千餘頃。注云。狐奴縣名。勸民耕種。以致殷富。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穗兩岐。張公為政。樂不可支。視事八年。匈奴不敢犯塞。帝嘗召見諸郡計吏。問前後守令能否。蜀計掾進曰。張堪昔在蜀。仁以惠下。威能討姦。前公孫述破時。珍寶山積。捲握之物。足富十世。注云。捲。握。猶。掌。握。也。謂。珠。玉。之。類。也。而堪去職之日。棄折轅車。布被囊而已。帝聞歎息。

舊注引世說云。周鎮罷臨川。泊清溪渚。王丞相導往看之。時夏暴雨。船狹小。又大漏。治無坐處。王曰。胡威之清。何以過此。胡威事見

注，即啓用之。今本無載。見于古本世說。

郭伋竹馬

劉寬蒲鞭

一列十傳

後漢郭伋字細侯。少有志行。王莽時。為并州牧。建武中。復為牧。伋前在并州。素結恩德。及後入界。老幼相攜。逢迎道路。所過問民疾苦。聘求耆德。雄俊設九杖之禮。朝夕與參政事。注云。禮謀於長者。必探杖以從之。始到行部。到西河。美稷。注云。美稷縣名。有童兒數百。各騎竹馬。於道次迎拜。伋問兒曹何自遠來。對曰。聞使君到。喜故來奉迎。伋辭謝之。及事訖。諸兒復送至郭外。問使君何日當還。伋計日告之。既還。先期一日。行部畢還。伋為違信於諸兒。遂止野亭。須期乃入。

五二列十傳

後漢劉寬字文饒。弘農華陰人。桓帝時。遷南陽太守。典歷二郡。溫仁多恕。雖在倉卒。未嘗疾言遽色。吏人有過。但用蒲鞭罰之。示辱而已。靈帝時。為太尉。帝頗好學藝。每引見。常令講經。寬常於坐被酒。睡伏。注云。被加也。帝問太尉醉邪。對曰。臣不敢醉。但任重責大。憂心如醉。帝重其言。夫人欲試寬。令妻伺當朝會。裝嚴已訖。使婢奉肉羹。翻汗朝服。婢遽收之。寬神色不異。乃徐言曰。羹爛汝手。其性度如此。海內稱為長者。

許史侯盛

韋平相延

外戚

前漢宣帝許皇后。元帝母也。為霍光夫人顯所毒。崩。顯欲皇后其毒。殺之。及元帝為太子。迺封后。父廣漢。為平恩侯。其弟舜。為博望侯。延壽。為樂成侯。許氏侯者三人。廣漢薨。謚戴侯。宣帝以延壽為大司馬車騎將軍輔政。元帝立。復封延壽。中子嘉。為平恩侯。後亦為大司馬車騎將軍。武帝衛太子史良娣。宣帝祖母也。史氏也。太子良娣有孺子。良娣生男。進號史皇孫。師古云。進者。皇孫之名。以外妻妾凡三等。太武帝末。巫蠱事起。巫蠱事。見于兩言牛喘注。衛太子及良娣。史皇孫皆遭害。皇孫有男。號皇曾孫。既登位。是為宣帝。而良娣母及兄恭已死。乃封恭子高。為樂陵侯。曾為將陵侯。玄。為平臺侯。及高子丹。以功德

封武陽侯。侯者凡四人。高至大司馬車騎將軍。丹左將軍。

前漢韋賢及子女成皆為丞相。平當字子忠。平陵人。以明經為博

士。公卿薦當論議通明。給事中。每有災異。輒傳經術。言得失。文推

雖不及蕭望之。匡衡。然指意略同。哀帝時為丞相。上召欲封當。當

病篤。不應召。或謂當不可強起。受侯印。為子孫。邪當曰。吾居大位。

已負素餐責矣。起受侯印。還卧而死。死有餘罪。今不起者。所以為

子孫也。遂乞骸骨。上賜養牛一。上尊酒十石。上尊酒也。月餘卒。子曼

以明經。歷位大司徒。漢興。惟韋平父子至宰相。韋謂韋賢也。父子

延。

雍伯種玉 黃昇飛錢

搜神記。羊公雍伯。洛陽人。性篤孝。父母亡。葬無終山。遂家焉。山高

無水。公汲。作義漿於坂頭。與眾共。日義。行者皆飲之。三年。有一人就飲

出懷中石子一升。與之。云種此玉。當生其中。又得好婦。言畢不見。

乃種其石。數歲。時時往視。見玉子生。北平徐氏有女。徐氏若姓也。女甚有名。

人多求。不許。公試求焉。徐氏戲云。得白璧一雙來。當為昏。公微賤。徐氏以

為在故討不。可有戲云。公至所種石中。得玉五雙。以聘。遂以女妻之。天子異

之。拜為大夫。於種玉處。四角作大石柱。各一丈。中央一頃地。名曰

玉田。今北平王氏。即其後也。

幽冥錄。海陵黃尋先貧。因大風雨。散飛錢。至其家。觸籬園。誤落者

無數。餘處皆拾得。餘處亦皆拾得者。富至數千萬。尋家富至。擅名江北。

王允千里 黃憲萬頃

後漢王允字子師。太原祁人。郭林宗見而奇之。曰。王生一日千里。

王佐才也。一日千里。黑喻驥。遂與定交。允少好大節。有志於立。功常習誦經

傳。朝夕試馳射。三公並辟。以司徒高第。為侍御史。獻帝時為司徒。

及董卓遷都關中。朝政大小。悉委於允。允矯情屈意。每相承附。卓

亦推心不疑。故得扶持王室於危亂之中。臣主內外。莫不倚恃。允

列傳三十四

見卓篡逆已兆。密與司隸黃琬等謀共誅之。允性剛稜。疾惡。被威也。初懼卓豺狼。故折節圖之。卓既殲滅。自謂無復患難。仗正持重。不循權宜之計。羣下不甚附之。反為卓將李傕所殺。後漢黃憲字叔度。汝南慎陽人。世貧賤。父為牛醫。陳蕃周舉常相謂曰。時月之間。不見黃生。則鄙吝之萌。復存乎心。注云。吝。貪也。及蕃為三公。歎曰。叔度若在。吾不敢先佩印綬。郭林宗少游汝南。先過袁闕。不宿而退。從憲累日。方還。或問之。林宗曰。奉高之器。譬諸汎濫。雖清而易挹。爾雅曰。側出。汎。泉正出。濫泉。叔度汪汪若千頃陂。注云。深廣也。六尺為步。百為畝。頃。百畝之清。濬之。不濁。不可量也。後舉辟無所就。奉高閱字世說。千作萬。清作澹。與此小異。

虞駿才望

戴淵峯穎

晉書。虞駿字思行。會稽餘姚人。歷吳興太守。王導常謂曰。孔愉有公才。而無公望。公才。三公之才也。丁潭有公望。而無公才。兼之者。

自新篇

其在卿乎。官未達而喪。時人惜之。舊本才誤作體。世說。戴淵字若思。少遊俠。嘗在江淮間。攻掠。陸機赴假還洛。假。假也。輜重甚盛。載資糧什物謂之輜。重。淵使少年掠劫。淵在岸上。據胡床。指揮左右。皆得其宜。淵既神姿峰穎。雖處鄙事。神氣尤異。機於船上遥謂之曰。卿才如此。亦復作劫邪。淵便泫涕投劍歸機。辭厲非常。機彌重之。與定交。

困誓篇

史魚黜殯

子囊城郢

家語曰。衛大夫蘧伯玉之賢。靈公不用。彌子瑕不肖。反任之。史魚驟諫不從。史魚。子魚字。將卒。命其子曰。吾在朝不能進蘧伯玉。退彌子瑕。是不能正君也。生不能正君。死無以成禮。我死汝置屍牖下。於我畢矣。禮。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大斂於客位。其子從之。靈公弗焉。怪而問之。其子以其父言告公。公愕然失容。曰。是寡人之過也。史魚生時恒欲進賢而退不肖。及其死。又以屍諫。可謂至忠矣。命之殯於客位。進

四十年

遠伯玉為上卿。退彌子瑕，遠之。孔子聞之曰：古之烈諫者，死則已矣。未有若史魚死而屍諫，忠感其君者也。可不謂直乎？

左氏傳：楚子囊將死，遺言謂子庚必城郢。杜預曰：公子變，公子儀

君子謂子囊忠。君薨，不忘增其名。諡君為共。將死，不忘衛社稷。

可不謂忠乎？初，楚共王疾，告大夫曰：不穀不德，若以大夫之靈，不

猶言福也。獲保首領，以沒於地。保首領，請為靈若厲及卒。子囊

曰：君命以共，請諡之共。楚徙都郢，未有城郭，築城未訖。子囊欲訖，未暇，故遺言見意。

戴封積新 耿恭拜井

後漢戴封，字平仲，濟北剛人。注云：剛，縣名。舉賢良方正，對策第一，擢拜

議郎，遷西華令。汝潁有蝗災，獨不入界。注云：西華界。時督郵行縣，蝗忽

大至，及去，蝗亦頓除。及督郵去，蝗亦除。一境奇之。其年大旱，禱請無獲，乃積薪坐其上，以自焚。火起而大雨暴至，遠近歎服。遷中山相，諸

縣囚四百餘人，當行刑，封哀之，皆遣歸家。與剋期日，皆無違者。官

至太常。

後漢耿恭，字伯宗，扶風茂陵人。少慷慨，多志略，有將帥才。永平末，

為戊己校尉，屯金蒲城。匈奴攻城，恭棄城搏戰。搏，擊也。以毒藥傳矢，

傳語匈奴曰：漢家箭神，其中瘡者必有異。因發強弩射之，虜中矢

者視創皆沸。匈奴相謂曰：漢兵神，真可畏也。遂解去。恭以疏勒城

傍有澗水，可固，引兵據之。匈奴復攻，恭募先登數千人，直馳之。

胡騎散走，遂擁絕澗水。澗，匈奴擁絕之源。恭於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

吏士渴乏，笮馬糞汁而飲之。恭仰歎曰：聞昔貳師將軍拔佩刀刺

山，飛泉涌出。貳師將軍，李廣利。今漢德神明，豈有窮哉？乃整衣向井拜禱。

有頃，水泉奔出，乃令吏士揚水以示虜。東觀記曰：恭親自挽籠於

城，并揚虜以為神明。遂引去。後復攻，恭擊走之。數月，食盡，窮困，乃煮鐙弩食其筋革。恭與士推誠同死生，故皆無二心。虜圍之不

九列傳 附金傳

七列傳 行一傳

卷下

能下關寵上書求救時肅宗用司徒鮑昱議遣軍迎恭歸復奏恭節過蘇武宜蒙爵賞遂拜騎都尉

汲黯開倉 馮煖折券

前漢汲黯字長孺濮陽人其先有寵於古之衛君文穎云六國時衛弱但稱君至黯十世世為卿大夫孝景時為太子洗馬以嚴見憚武帝即位黯為謁者河內失火燒千餘家上使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師古云比近也言屋相近故連延而燒也河內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內倉粟以賑貧民請歸節伏矯制罪矯託也見于前上賢而釋之後為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治務無為引大體不拘文法性倨少禮倨簡傲也面折不能容人之過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位武帝曰古有社稷臣如黯近之矣大將軍青侍中上踞廁視之孟康曰廁丞相弘宴見上或時不冠至黯不冠不見也戰國策曰齊人有馮煖者史記煖貧乏不能自存使人屬孟嘗君

曰屬願寄食門下君受之孟嘗君曰客何好也曰容何能也孟嘗君笑而受之

左右食以草具草菜也具器具居有頃倚柱彈其劍歌曰長鋏歸來乎食

無魚鋏劍把也欲與俱去君聞食之比門下客門下客有魚肉有頃復彈鋏歌曰

長鋏歸來乎出無車君為之駕比門下之車客後復彈鋏歌曰長

鋏歸來乎無以為家君左右皆疾不知足君問煖有老母煖對曰使人給其

食用無使乏後君出記問門下客記疏誰能為文收責於薛者

曰偵連財也煖署曰能署書煖治裝載券契而行辭曰責畢收以

何市而反君曰視吾家所寡有者煖之薛召諸民當債者悉來合

券券以木牘書之割之為兩取者與者各收其一合以驗之以責賜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

君嘗反齊見君曰臣竊計君宮中積珍寶狗馬寶外廐美人充下陳

陳猶所寡有者我耳竊為君市義矯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乃

臣所以為君市義也後君就國於薛齊王遣孟嘗君就國薛其采地也民扶老攜

幼迎道中君願謂煖曰先生所以為文市義乃今見之

齊景駟千 何曾食萬

論語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

晉書何曾字穎考陳留陽夏人少好學博聞仕魏為司徒武帝踐

祚猶言即位也拜太尉曾性至孝閨門整肅自少及長無聲樂嬖

幸之好年老與妻相見皆正衣冠相待如賓然性奢豪務在華侈

帷帳車服窮極綺麗厨膳滋味過於王者每燕見不食太官所設

太官主天膳食署帝輒命取其食蒸餅上不坼作十字不食食日萬錢猶

曰無下箸處猶言無可食者也劉毅等數劾奏曾侈恣無度帝以其重臣

顧榮錫炙 甲比飯

晉書顧榮字彥先吳人弱冠為黃門侍郎門侍郎為黃吳平與陸

同入洛號三俊陸陸陸歷廷尉正及趙主倫篡位倫子虔為大將

軍以榮為長史初榮與同寮宴飲見執炙者容貌不凡有欲炙之

色榮割炙啗之坐者問其故榮曰豈有終日執之而不知其味及

倫敗榮被執將誅而執炙者為督率救之得免督率臨督誅叛黨

時命元帝時終散騎常侍史記子嘗君田文齊威王孫父嬰為齊相卒文代立封萬戶於薛

招致賓客及亡人有罪者皆歸之以故傾天下之士食客數千人

無貴賤一與文等飲食一曾待客夜食有一人蔽火光燈光不容

怒以飯不等輟食辭去文起自持其飯比之不異客慙自到士以

此多歸之文相齊湣王湣王欲去之乃如魏魏昭王以為相齊襄

王立而孟嘗君中立為諸侯無所屬於諸侯無所屬襄王與連和卒諡子孟

推珪蛙鳴 彥倫鶴怨

南史孔珪字德璋會稽山陰人齊明帝時為南郡太守珪風韻清

疎好文詠飲酒七八斗不樂世務居宅盛營山水憑九獨酌所凭

九三列傳 孔當注 珪作注

十列傳

八三列傳

二列傳

也。傍無雜事。門庭之內。草萊不翦。中有蛙鳴。或問之曰。欲為陳蕃

乎。陳蕃庭宇無纖人問之。答云。大。珪曰。我以此當兩部鼓吹。不翦草。大夫當掃除天下安事。室子。

使蛙也。何必效。蕃王晏嘗鳴鼓吹。候之。聞羣蛙鳴曰。此殊聒人耳。珪

曰。我聽鼓吹。殆不及此。蛙不及。蛙鳴。晏有慙色。仕至散騎常侍。舊本作。蛙

主。

南史。周顥字彥倫。宋元徽中。為剡令。音辭辯麗。長於佛理。著三宗

論。言空假義。入齊終國子博士。兼著作。大學諸生慕其風。爭事。華

辯始著四聲切韻。行於時。初隱鍾山。及出。為縣令。顯初隱鍾山。後

欲却過。孔稚珪過鍾山草堂。草堂。顯嘗所。作北山移文。北山。即鍾

此山。靈之意。移之。使。其詞有曰。蕙帳空兮夜鶴怨。山人去兮曉猿

不許得至。故云移文。驚。此形容草堂中無主。蕙。香草。山人。葺。以

驚。此形容草堂中無主。蕙。香草。山人。葺。以。驚。此形容草堂中無主。蕙。香草。山人。葺。以。

二列傳

廉頗負荆 須賈擢髮

史記。廉頗為趙將。藺相如拜上卿。位在頗右。頗曰。我為將。有攻城

野戰之大功。而相如徒以口舌為榮。位居我上。且素賤人。本官者

吾羞為之下。宣言曰。我見必辱之。宜。偏。相如聞。不肯與會。每朝時

常稱病。不欲與頗爭列。已而出。望見頗。引車避匿。舍人諫曰。廉君

宜惡言。而君畏匿。恐懼庸人。尚羞之。況於將相乎。相如曰。公之視

頗。孰與秦王。廉頗與秦。孰可畏。曰。不若也。不若秦王。相如曰。夫以秦王之

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羣臣。吾雖驢。獨畏廉將軍哉。顧念強秦不

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鬪。勢不俱生。吾所以

為此者。為避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頗聞之。肉袒負荆。索隱云。肉袒者

袒衣。而露肉也。負荆者。荆。楚也。可以為鞭也。至門謝罪。曰。鄙賤之人。不知將軍寬之。至

此。卒相與驩。為刎頸之交。崔浩云。要。齊。生。死。而刎頸。無悔也。

史記。范雎字叔。魏人。遊說諸侯。欲事魏王。家貧。無以自資。乃先事

魏中大夫須賈。賈使齊。雎從。齊襄王聞雎辯口。乃使人賜金及牛

酒。賈怒。以為雎持魏國陰事。告齊。既歸。以告魏齊。魏。相。齊。怒。使。舍

十列傳

酒。賈怒。以為雎持魏國陰事。告齊。既歸。以告魏齊。魏相齊怒。使舍

人答擊。雖。雖。佯死。即卷以箚置廁中。索隱云。箚。葦葉之薄也。用之以裹其屍也。賓客醉更溺之。會齊醉。雖告守者。得出亡。伏匿。更名姓曰張祿。夜見秦謁者王荪。荪知雖賢。載入秦。言於昭王。王拜為客卿。遂為相。封應侯。賈後使秦。雖微行。夜敝衣步。見賈。賈驚曰。范叔無恙乎。留與坐。飲食。取綈袍賜之。雖取大車駟馬。賈言馬病。車軸折。雖詭借主人具之。為賈御入相府。乃先入。賈待良久。問門下曰。范叔不出何也。門下曰。無范叔。乃吾相張君也。御者。乃張君也。賈大驚。乃肉袒膝行。謝罪曰。賈不意君能自致於青雲之上。賈不敢復讀天下之書。與天下之事。賈有湯鑊之罪。請自屏於胡貉之地。唯君死生之。權賈之髮以贖罪。尚未足。雖曰汝罪有三耳。汝惡我於魏。齊罪一也。辱我於秦。罪二也。更醉而溺。罪三也。然所以得無死者。以綈袍戀戀。有故人之意。故釋公。

孔翊絕書 申嘉私謁

晉先賢傳。孔翊字元性。為洛陽令。置水於庭。得求囑書。囑託皆投

水中。一無所發。

下三傳

前漢申屠嘉。梁人。以材官蹶張。從高帝擊楚。如淳云。材。官之。蹶。力能。脚踏。強弩。張之。故張曰。蹶。孝文時。稍遷至丞相。為人廉直。門不受私謁。時鄧通力愛。幸居上旁。有怠慢之禮。嘉奏曰。陛下幸愛羣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也。肅。敬也。罷朝。坐府中。為檄召通。詣丞相府。不來。且斬通。恐入言。上上曰。汝第往。師古云。第。但也。吾今使人召若。通至。免冠徒跣。頓首謝。嘉責曰。夫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通頓首出血。不解。上度丞相已困。通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是吾弄臣也。乃釋之。

淵明把菊 貞長筍

南史。陶潛字淵明。或云。字深明。名元亮。江州刺史。王弘欲識之。不能致。潛嘗往廬山。弘令潛故人龐通之。齎酒其於半道要之。齎。持也。潛有脚疾。使一門生二兒。舉籃輦。藍。輦。編竹。以為輿也。及至欣然共飲。先是

顏廷之在潁陽與潛情款也後為始安郡經過潛臨去留一萬
 錢與潛潛悉送酒家稍就取酒嘗九月九日無酒出宅邊菊叢中
 坐久之逢弘送酒至即便就酌醉而後歸郡將候潛逢其酒熟取
 頭上葛巾漉酒畢還復著之卒號靖節先生其妻翟氏志趣亦同
 能安苦節夫耕於前妻鉏於後一云九月九日無酒坐籬邊嘗取中
 摘菊盈把而坐也把酒久之望見白衣人至太守王弘送酒也飲醉
 而歸

四傳

晉書劉惔字真長沛國相人少清遠有標奇標高技也喻與母寓
 居京口家貧織苧屨以為養苧草似茅皮雖簞門陋巷晏如也王
 導深器之之後稍知名惔雅善言理簡文作相惔與王濛並為談客
 俱蒙上賓禮累遷丹陽尹為政清整門無雜賓桓温嘗問會稽王
 談更進那惔曰極進然故第一流耳温曰第一復誰曰故在我輩
 其高自標置如此舊注云惔夜在簡文座慨然歎曰清風朗月恨
 無玄度玄度高士詩詢也

十列傳

子房取履釋之結轍

前漢張良字子房其先韓人嘗遊下邳圯上服虔云楚人有一老
 父衣褐至良所制褐布也直墮其履圯下師古云直猶故也謂曰孺子下
 取履孺幼良愕然欲歐之驚貌歐擊也為其老迺彊忍下取履因
 跪進父以足受之笑去復還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期
 此良跪曰諾及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如去後五日蚤
 會五日鷄鳴往父又先在復怒曰去後五日蚤來五日良夜半往
 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曰讀是則為王者師後十年
 興十二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已遂去不見且日
 視其書且日迺悉太公兵法良異之常習誦後從高帝過濟北果
 得黃石取而寶祠之良死并葬焉初良數以兵法說高祖常用其
 策為他人言皆不省也省省視良以為天授遂從不去良多病未嘗持

將兵常為畫策臣及封功臣良未嘗有戰鬪功帝曰運籌帷幄中
夫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迺封為留侯

二列傳

前漢張釋之字季南陽堵陽人以貲為騎郎如淳云漢制貲五事百萬得為常侍郎事
文帝十年不得調亡所知名後拜廷尉持議平天下稱之王生者
善為黃老言嘗召居廷中公卿盡會立王先老人曰吾鞮解顧謂
釋之為我結鞮釋之跪而結之或讓王生獨奈何廷厚張廷尉王
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終亡益於張廷尉廷尉天下名臣吾聊使結
鞮欲以重之諸公聞之賢王生而重釋之

郭丹約關

祖狄折晉江

十七列傳

後漢郭丹字少卿南陽穰人幼孤孝順後母哀憐之為鬻衣裝買
產業注云鬻賣也後從師長安買符入函谷關乃慨然歎曰吾不乘使
者車終不出關注云諸使者車皆朱班輪四幅赤衡鞮既至京師常為都講都講解
震關注諸儒咸敬重之後更始徵為諫議大夫持節使歸南陽安集
受降果如其志果車使者建武中辟舉高第累轉司徒在朝廉直

公正與侯霸杜林張湛郭伋齊名相善

二十三列傳

晉書祖逖字士稚范陽道人博覽書記該涉古今京師亂避地淮
泗元帝以為軍諮祭酒逖以社稷傾覆常懷振復之志振舉救也復復舊也
遷奮威將軍豫州刺史仍將本流徙部曲百餘家渡江中流擊楫
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誓辭辭色壯烈
眾皆慨歎屯于淮陰起治鑄兵器得二千餘人而後進逖愛人下
士雖疎交賤隸皆恩禮遇之由是黃河以南盡為晉土未幾病卒
豫州士女若喪考妣譙梁百姓為之立祠冊贈車騎將軍天子以冊書贈
官曰王敦久懷逆亂畏逖不敢發至是始得肆音焉

賈逵問事

許慎無雙

六二列傳

後漢賈逵字景伯扶風平陵人弱冠能誦左氏傳及五經本文以
大夏侯尚書教授尚書有大小夏侯章句各二十九卷兼通五家穀梁之說注云五

更始劉向周廢丁姓王彥自為兒童常在太學不通人間事身長

等皆為穀梁見前漢書八尺二寸諸儒為之語曰問事不休賈長頭賈逵為大性愷悌多

智忠傲儻有大節卻說一枝注見尤明左氏傳國語為之解詰三十傳

篇國語二永平中獻之拜為郎與班固並校秘書應對左右後為

侍中領騎都尉所著經傳義詁及論難百餘萬言學者宗之後世

稱為通儒注云授先王之制立當時之事綱紀國體原本要化此通儒也

後漢許慎字叔重汝南召陵人性淳篤博學經籍馬融敬之時人

為之語曰五經無雙許叔重為郡功曹舉孝廉再遷除波長注云

卒于家初慎以五經傳說臧否不同撰為五經異義又作說文

解字皆傳於世

畢敬和親 白起坑降

前漢高祖在洛陽畢敬說曰陛下都洛陽豈欲與周比隆哉洛陽都

然取天下與周異臣竊以為不侔矣侔也且秦地被山帶河四塞

以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眾可具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

所謂天府也師古云府聚也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故地可全

而有此亦扼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張晏云亢喉也拊擊也即日駕西都關

中賜敬姓劉氏拜郎中號奉春君封建信侯是時冒頓單于兵強

控弦四十萬騎數苦北邊上患之問敬敬曰陛下誠能以適長公

主妻單于師古云適讀曰厚奉遺之彼必以為闕氏師古云闕氏

生子必為太子使辯士風諭以禮節冒頓在固為子壻死外孫

為單于豈聞外孫敢與大父枕禮哉大父祖父稱也此外祖上欲

遣長公主呂后泣曰妾唯一女奈何棄之匈奴乃取家人子為公

主妻單于於外廢人之家取使敬往結和親約

史記白起郿人善用兵事秦昭王號武安君秦攻趙壘數挑戰趙

將廉頗堅壁不出秦使人為反間曰秦獨畏馬服子趙括將耳馬

趙括之子廉頗易與趙王既怒頗數敗又聞反間之言因使括代頗

君之子廉頗易與趙王既怒頗數敗又聞反間之言因使括代頗

十三列傳

十三列傳

九十六列傳

秦使起為上將軍。括至擊秦軍，秦軍佯敗走。張二奇兵以劫之。趙軍分而為二，糧道絕。秦發河內民年十五以上，悉詣長平，遮絕趙救及糧食。趙卒不得食四十六日，皆內陰相殺食。來攻秦壘，不能出。括出銳卒自搏戰，秦軍射殺括。括軍敗，卒四十萬人降。起起計曰：趙卒反覆，非盡殺之恐為亂。乃挾詐盡坑殺之。殺氏雜言曰：坑殺之，非真掘土為坑也。若真為坑，四十萬之衆，寧束手就殺乎？蓋古有其法，而謂之坑，但屬兵家秘術。後世不傳耳。前後斬首虜四十五萬人。趙人大震。

簫史鳳臺 宋宗雞窗

列仙傳：簫史者，秦穆公時人，善吹簫，能致孔雀白鶴，居數年，吹似鳳聲。鳳凰來止其屋，為作鳳臺。夫婦止其上，不下數年。一日，妻字弄玉，穆公一日皆隨鳳凰飛去。故秦人作鳳女祠，雖宮中宮名時有簫聲。
幽冥錄：晉兗州刺史沛國宋處宗嘗買一長鳴雞，九真都出，愛養

甚至常籠著窓間。後雜作人語，與處宗談論，極有玄致。終日不輟。處宗因此功業大進。

王陽囊衣 馬援意改

前漢王吉字子陽，子駿。孫崇，並至御史大夫。崇平帝時為大司空。自吉至崇，世名清廉。然材器名稱，稍不能及。父材與才通，而祿位彌隆。皆好車馬衣服，其自奉養極為鮮明，而亡金銀錦繡之物。及遷徙去處，所載不過囊衣。師古云：一不蓄積餘財。去位家居，亦布衣疏食。天下服其廉，而恠其奢。故俗傳王陽能作黃金。師古云：不營產業，車服鮮明。故云爾。

後漢馬援在交趾，常餌薏苡實，能輕身省慾，以勝瘴氣。南方意苡實大，援欲以為種，軍還載之。一車時人以為南土珍恠，權貴皆望之。援時方有寵，故莫以聞。卒後有上書譖之者，以為前所載還皆明珠文犀。注云：犀之有文彩也。吳祐傳：吳恢為南海太守，其子祐年十二，隨

二四列十傳

十六列傳

到官。恢欲殺青簡以寫經書。注云殺青者以火炙簡令汗取其青
 別錄。向祐諫曰。大人踰越五嶺。遠在海濱。其俗誠陋。然舊多珍怪。
 上為國家所疑。下為權威所望。希望其贈遺也此書若成。則載之兼兩。注云
 故稱兩也。昔馬援以蒼黃興謗。王陽以囊衣微名。嫌疑之間。先賢
 所慎。恢乃止。撫其首曰。吳氏世不乏季子矣。注云季子謂札也

劉毅美貧 五倫十起

列傳四十九

南史劉整仕梁。除中軍參軍。初整兄寅為西陽內史。卒。其子往整
 墅。停住十二日。整就兄妻范求米。范氏責范未還。整怒。仍自取
 范車帷為質。范詣臺訴。御史中丞任昉論曰。昔人睦親。衣無常主。
 晉。汜毓。敦睦。九族。青土號。整之撫姪。食有故人。西京雜記。公孫弘
 其家兒無常父。衣無常主。整之撫姪。食有故人。為丞相。故人齊高
 賀。從之。食以脫粟飯。覆以布被。質怨曰。何用。何其不能折契。鍾度。
 契。券也。高祖紀。歲竟常折券。葉而擔帷交質。左傳。周鄭交質。人之無情。一
 何至此。實教義所不容。紳冕所共棄。紳冕。衣冠也臣請免整。新除宮付

廷尉治罪

列傳三十一

後漢第五倫字伯魚。京兆長陵人。為京兆督鑄錢掾。領長安市時。
 鑄錢多姦巧。倫平銓衡。正斗斛。市無阿枉。百姓悅服。每讀詔書。常
 歎息曰。此聖主也。一見沃矣。等輩笑之。曰。爾說將尚不下。安能動
 萬乘乎。華嶠書曰。蓋延代。鮮于褒。為馮翊。多非法。倫曰。未遇知己
 道不同故耳。建武永平間。為會稽蜀郡太守。肅宗初。擢司空。倫
 奉公盡節。數上書言事。無所依違。所斷無性質慈少文采。在位以
 貞白稱。時人方之貢禹。然少蘊籍。注云蘊籍猶寬博也不修威儀。亦以此見
 輕。或問倫有私乎。對曰。昔人有與吾千里馬者。吾雖不受。每三公
 有所選舉。心不能忘。心思想此而亦終不用。注云雖為司吾兄子
 病。一夜十起。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若是
 者。豈可謂無私乎。病乞罷。以二千石俸。終其身。

張敞畫眉

謝鯤折齒

六列十傳

前漢張敞字子高平陽人徙杜陵為京兆尹長安市偷盜尤多敞
視事窮治所犯盡行法罰抱鼓稀鳴市無偷盜師古云抱擊鼓推也故本治
春秋以經術自輔其政頗雜儒推表賢顯善不醇醇用誅罰也醇專以
此能自全然無威儀罷朝會走馬章臺街使御史驅自以便面拊
馬師古云便面所以障面也扇之類也不欲見人又為婦畫眉長
安中傳張京兆眉無蘇林云無音無好媚也有司以奏宣帝問之對曰臣聞
閨房之內夫婦之私有過於畫眉者上愛其能弗備責也後為冀
州刺史盜賊禁止守太原太原郡清

十列九傳

晉書謝鯤字幼輿陳國陽夏人少知名通簡有高識通簡通達不
修威儀東海王越辟為掾任達不拘任達解見于仲容書注坐除名坐家僮
鯤清歌鼓琴不以屑意隣家高氏女有美色鯤嘗挑之女投拔折
其兩齒時人為之語曰任達不已幼輿折齒鯤聞之傲然長嘯曰
猶不廢我嘯歌後為王敦長史嘗使至都明帝在東宮見之甚相
親重問曰論者以君方便亮自謂何如答曰端委廟堂端委禮也使
百寮準則鯤不如亮一丘一壑自謂過之丘壑言道名利而終豫
章太守

盛彥感蠮

姜詩躍鯉

八列十傳

晉書盛彥字翁子廣陵人母因疾失明彥不應辟召躬自侍養母
食必自哺之母疾久婢使數見捶撻婢忿恨伺彥暫行取躋蠮炎
飴之飴之母食以為美然疑是異物密藏以示彥彥見之抱母慟哭絕
而復蘇母目豁然即開仕吳中書侍郎吳平為小中正

十列四傳

後漢姜詩廣漢人妻母至孝妻龐奉順尤篤妻龐盛母好飲江水
水去舍六七里妻常泝流而汲後值風不時得還母渴詩責而遣
之遣去也妻寄止隣舍晝夜紡績市珍羞使鄰母以意自遺其姑如
是者久之姑恠問鄰母鄰母具對姑感慙呼還恩養愈謹其子後
因遠汲溺死妻恐姑哀傷不敢言而託以行學不在姑嗜魚鱸又

不能獨食。夫婦常力作供。繪呼鄰母共之。舍側忽有湧泉。味如江水。每且輒出雙鯉魚。常以供二母之膳。與二母母赤眉散賊經詩里弛兵而過曰。驚大孝必觸鬼神。時歲荒賊乃遺詩。采肉受而埋之。比落蒙其安全。比近也。落永平初舉孝廉。拜郎中。除江陽令。

宗資主諾 成瑨坐嘯

當錫傳序

後漢桓帝受學於甘陵周福。及即位。擢為尚書。時同郡河南房植有名當朝。鄉人為之謠曰。天下規矩房伯武。因師獲印。周仲進。二家賓客互相譏揣。搗治擊也。各樹朋徒。漸成尤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部。黨人之議自此始矣。後汝南太守宗資任功曹范滂。南陽太守成瑨亦委功曹岑晊。皆委在二郡又為謠曰。汝南太守范滂。南陽宗資主畫諾。宗資南陽人也。畫。署文書也。諾。諾所請也。南陽太守岑公孝。岑晊字弘農。成瑨但坐嘯。成瑨弘農人。凡黨事始自甘陵。周福汝南宗資成於李膺。張儉。海內塗炭二十餘年。諸所蔓衍皆天下善士。伯武仲進皆字

也。伯武房植字也。舊本宗誤作宋。仲進周福字也。

伯成辭耕 嚴陵去釣

天地篇

莊子曰。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為諸侯耕。

列傳三十七

後漢嚴光字子陵。會稽餘姚人。少與光武同遊學。光武即位。乃變名姓。隱身不見。帝思其賢。乃令以物色訪之。注云。以其形貌求之。後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其光。乃備安車玄纁。賜之三反。而後至。使使聘之。辭之。再請復辭。舍於北軍。給牀褥。太官進膳。太曾食萬注。車駕幸其館。光卧不起。帝即卧所撫光腹。良久乃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歎息而去。復引入論道。舊故相對累日。因共偃卧。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帝坐。甚急。帝笑曰。朕故人子陵共卧耳。除諫議大夫。不屈。乃耕於富春山。後人名其釣處為嚴陵瀨焉。

董遇三餘 譙固獨笑

魏略董遇字季直性質訥好學與兄季中采相負販相與相通負販負物賣也常挾持經書投閑習讀明帝時官至大司農初遇作老子訓注又善左氏傳更為作朱墨別異人有從學者遇不肯教云必當先讀百遍言讀書百遍而義自見從學者云苦渴無日有年計而不能曠日但急於成故曰遇言當以三餘冬者歲之餘夜者日之餘陰雨者時之餘

一傳十

蜀志譙周字允南巴西西充國人耽古篤學家貧未嘗問產業誦讀典籍欣然獨笑以忘寢食研精六經尤善書札頗曉天文遷光祿大夫位亞九列九列卿之位及魏大將軍鄧艾入陰平後主使羣臣會議計無所出或以為蜀與吳本為和國宜可奔吳或以為南中七郡阻險斗絕易以自守宜可奔南唯周以為自古無寄他國為天子者乃上疏諫遂從周策劉氏無虞虞猶警也一邦蒙賴周之謀也賴所恃賴也時晉文王為魏相國文王司馬昭也以周有全國之功封陽城亭侯晉室踐祚除散騎常侍不拜

將閻仰天 王凌呼廟

史記秦公子將閻昆第三人二世胡亥信趙高之謀囚於內宮議其罪使使令將閻曰公子不臣罪當死吏致法焉將閻曰闕廷之禮吾未嘗敢不從實贊也廊廟之位吾未嘗敢失節也受命應對吾未嘗敢矢辭也何謂不臣願聞罪而死使者曰臣不得與謀臣能與奉書從事將閻仰天大呼天者三曰天子吾無罪昆此謀能與奉書從事將閻仰天大呼天者三曰天子吾無罪昆弟三人皆流淚拔劍自殺

本始紀

十傳八

魏志王凌字彥雲太原祁人為征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累遷太尉假節鉞謀廢齊王立楚王彪嘉平二年凌詐言吳人塞涂水請發兵以討之司馬宣王知其計不聽宣王司馬仲達也自師中軍汎舟到甘城凌計無所出乃迎于武丘面縛水次曰面縛縛手於後凌唯見其面也凌若有罪公當折簡召凌何苦自來邪堂肆考曰折簡言羊簡也宣王曰以君

非折簡之客故耳。魏畧云卿非昔即以凌歸于京師。道經賈逵廟。凌呼曰。賈梁道。逵字王凌是大魏忠臣。唯爾有神知之。至項。地名仰鳩而死。六月宣王疾。夢凌達為祟。遂薨。

一疏散金

陸賈分橐

前漢疏廣字仲翁。東海蘭陵人。兄子受字公子。宣帝時。廣為太子太傅。受為少傅。太子每朝。因進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父子並為師。傳叔姪猶父子也朝廷以為榮。後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遂身退。天之道也。比皆老子之言豈如歸老故鄉。以壽命終。父子遂乞骸骨。許之。上賜黃金二十斤。太子贈五斤。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設祖道。祖道解見干衣宏泊渚注供張東都門外。送者車數百兩。既歸鄉里。日具酒食。請族人故舊賓客。相與娛樂。輒賣金。以供具。或勸買田宅。廣曰。吾顧自有舊田廬。令子孫勤力其中。足以供衣食。此金聖主所以惠養老臣也。故樂與鄉黨宗族。共饗其賜。以盡吾餘日。族人悅服。皆以壽終。

二十四列十傳

十三列傳

前漢陸賈楚人。有口辯。時中國初定。尉佗平南越。因王之。高祖使賈賜佗印。為南越王。賈至尉佗。雖結箕踞見賈。師古云。雖與推通。一榻之髻。其形如推箕。踞謂伸其兩脚而坐。其形似箕。故曰箕踞。賈因說佗。佗蹶然起。謝賈。然驚起。貌留。與飲數月。賜賈橐中裝直千金。蘇林云。非橐中。橐中裝。故曰它送。賈令佗稱臣。奉漢約。歸報。高帝大詔。拜太中大夫。孝惠時病。免以好時。田地善。往家。焉有五男。乃出橐中裝。賣千金。分其子。子二百金。令為生產。賈常乘安車。駟馬。從歌鼓琴。侍者十人。寶劍直百金。謂其子曰。與女約。過女。女給人馬酒食。極欲十日。而更。又改向所死。家得寶劍。後為陳平。畫數事。平用其計。乃以奴婢百人。車馬五十乘。錢五百萬。遺賈為食飲費。賈以此遊漢廷。公卿間。朝廷謂名聲藉甚。王衍風鑿注及誅呂氏立孝文。賈頗有力。以壽終。

慈明八龍 楠衡一鵝

二五列
十傳

後漢荀爽字慈明。潁川潁陰人。父淑字季和。舉賢良方正。對策補
 朗陵侯相。續漢書曰淑對策蒞事明理稱爲神君。有子八人。儉緝
 譏刺深氏。故見出。靖壽注爽肅勇。並有名稱。時人謂八龍。爽幼好學。十二通春秋論
 語。太尉杜喬見而稱之曰。可爲人師。爽耽思經書。慶弔不行。徵命
 不應。潁川爲之語曰。荀氏八龍。慈明無雙。獻帝卽位。董卓輔政。徵
 之。爽欲遁。不得。更持之急。就拜平原相。行至宛陵。追爲光祿勳。視事二
 日。拜司空。自被命。及登台司。九十五日。因從遷都。長安。爽見卓忍
 暴必危。社稷。辟舉才略之士。將共圖之。會病薨。

七十傳

後漢楠衡字正平。平原般人。少有才辯。尚氣剛傲。好矯時慢物。遊
 潁川。乃陰懷一刺。刺名刺也。解見既而無所之。至於刺字漫滅。時
 于王符。注被注。許都新建賢士大夫四方來集。或問衡曰。盍從陳長文。司馬伯達
 乎。注云。陳羣字長文。對曰。吾安能從屠沽兒邪。又問。荀文若。趙稚
 司馬朗字伯達。

長云何。注云。趙爲蓋寇。衡曰。文若可借面。弔喪。稚長可使監厨。請
 將軍。見魏志。

客。注云。典畧曰。衡見荀儀容。但有貌耳。故唯善孔融。楊脩。常稱曰。
 可弔喪。趙有腹大健。擊肉。故可監厨也。

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餘子碌碌。莫足數。融亦深愛其才。衡始

冠而融四十。遂與爲交友。上書薦之。有云。鷲鳥累百。不如一鵝。注云。

能容。送與江夏太守黃祖。祖性急。衡言不遜。遂殺之。年二十六。

不占殞車 子雲殺閹

七五列
十傳

新序曰。齊崔杼弑莊公。有陳不占者。聞君難。將赴之。比去。去。行。餐
 則失。上車失式。御者曰。怯如是。去有益乎。曰。死君義也。無勇私
 也。不以私害公。遂往。聞戰鬪之聲。恐駭而死。人曰。不占可謂仁者
 之勇也。

前漢揚雄字子雲。年四十餘。自蜀來遊京師。大司馬王音奇其文
 雅。召爲門下史。與王莽劉歆並。哀帝之初。又與董賢同官。當成哀

平間。莽賢皆為三公。權傾入主。所薦莫不拔擢。而雄三世不徙官。莽篡位。談說之士。用符命稱功德。獲封爵。甚眾。雄復不侯。以耆老久次。轉大夫。恬於執利。如是。及莽誅甄豐父子。投劉歆于茶。四裔辭所連及。便收不請。師古云。不時。雄校書天祿閣上。治獄使者欲收雄。雄恐不能自免。迺從閣自投下。幾死。茶嘗從雄學奇字。莽以雄素不與事。有詔勿問。然京師為之語曰。惟寂寞自投閣。劉清靜作符命。蓋以雄解嘲之言。譏之也。全解嘲云。位極者。宗危。自守者。身寂。惟寂寞守德之宅。惟雄家貧嗜酒。人希至其門。時有好事者。載酒肴。從遊學。而侯芭常從雄居。受大玄法言焉。劉歆謂曰。今學者祿利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後人用覆瓿也。雄笑而不應。年七十一卒。侯芭為起墳。

魏舒呈堂

周舍鄂鄂

晉書。魏舒字陽元。任城樊人。少孤。為外家甯氏所養。甯氏起宅。相

者云。當出貴。魏舒子。外祖母以盛氏甥小。而慧。意謂應之。舒曰。當為外氏成此宅。相。當我應之。成。舒姿望秀偉。飲酒石餘。遲鈍質朴。不為鄉親所重。不修常人之節。不為皎厲之事。嚴正也。每欲容才。長物終不顯。人之短。年四十餘。對策升第。遷尚書郎。時沙汰郎官。非才者罷之。撰也。舒曰。吾即其人也。襍被而出。襍也。帛也。蓋包衣服。帛也。被。寢衣也。包寢具而出也。轉相國參軍。文帝深器重之。每朝會罷。目送之。曰。魏舒堂堂人之領袖也。季彥領袖。及山濤薨。領司徒。陳留周震累為諸府所辟。辟書既下。公輒喪亡。所辟府公。僉號震為殺公掾。舒命之。竟無患。舒命震。識者稱其達命。年老遜位。賜九杖安車駟馬。門施行馬。王覽兄弟。注時論以為晉興以來。三公能辭榮善終者。未之有。

史記。晉大夫趙簡子有臣曰周舍。好直諫。周舍死。簡子每聽朝。常不悅。大夫請鼻。簡子曰。大夫無鼻。吾聞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

趙世家

羊裘非一狐腋最貴諸大夫朝從聞唯唯唯唯敬不聞周舍之

鄂鄂鄂鄂直是以憂也舊本鄂作鄂

無鹽如漆 姑射若冰

古列女傳鍾離春者齊無鹽邑之女宣王正后也為人極醜無雙
白頭深目長指大節昂鼻結喉肥項少髮折腰出背皮膚若漆年
四十無所容入銜嫁不售媿也乃拂拭短褐自諸宣王願備後宮
之掃除宣王方置酒於漸臺左右聞之掩口大笑王召見之無鹽
為陳甲殆其言曰今大王之君國也西有秦之患南有楚之難
不立不務外有二國之難內聚姦臣衆人不附春秋四十壯男
不定此一殆也漸臺五重黃金白玉琅玕龍疏翡翠珠璣綈綈
飾萬民羅極此二殆也賢者伏匿於山林諛強於左右邪偽立
於本朝諫者不得通此三殆也飲酒沈湎以夜續晝女樂俳優
縱橫大笑外不修諸侯之禮王於是立折漸臺罷女樂退諸諛去
彫琢進直言延側陋立太子拜無鹽為后而齊國大安
莊子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綽約

貌處子處女也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

邾子投火 王惠怒蠅

左氏傳邾子在門臺門上臨廷閣以餅水沃廷沃灌也邾子望見
之怒閻曰夷射姑旋焉射姑邾大夫閻命執之邾子有疾見其
弗得滋怒自投于林廢于鑪炭爛遂卒莊公下急而好潔故及是
莊公即邾子諡旋小使廢墮也

魏志王惠濟陰人領豫州刺史思能吏然苛碎無大體苛碎煩官

至九卿封列侯魏略曰思性急嘗執筆作書蠅集筆端驅去復來
如是再三思惠怒自起逐蠅不能得還取筆擲地蹋壞之蹋踐也

符朗皂白 易牙淄澠

晉書符朗字元達略陽臨渭氏人堅從兄子拜青州刺史降晉加
負外散騎侍郎既至揚州風流邁於一時超然自得超然高善識
味鹹酢及肉皆別所由然也會替王為設盛饌極江

定三

載三

左精簡食訖問曰關中之食孰若此答曰皆好惟鹽味小生耳既問宰天皆如其言或人殺雞以食之既進朗曰此雞棲常半露檢之皆驗又食鵝肉知黑白之處人不信記而試之無差時人咸以為知味

列子引孔子曰淄澠之合易牙知之易牙齊大夫善聞味辨淄澠二水但嘗而知之也易牙齊桓公嬖臣善知味者也

周勃織薄

灌嬰敗繒

前漢周勃其先卷人徙沛以織薄曲為生薄繒具也許慎云葦常以吹簫給喪事材官引強服云能引高祖起勃以中涓從攻戰中涓供宮中以功封絳侯勃為人木彊敦厚師古云木彊謂質朴高帝以為可屬大事屬委也勃不好文學每召諸生說事東鄉坐責之曰勃自東嚮責諸生說士趣為我語其椎魯少文如此推謂撲也舊本不以賓主之禮也薄作吞非

列傳十三

前漢灌嬰睢陽取繒者也師古云繒者帛之總名以中涓從高祖及項藉敗垓下嬰以御史大夫將專騎別追至東城破之所將卒五人共斬藉以功賜爵潁陰侯文帝時為丞相

馬良白眉

阮籍青眼

蜀志馬良字季常襄陽宜城人兄弟五人並有才名鄉里為之諺曰馬氏五常白眉最良兄弟五人字皆有常字故稱五常良眉中有白毛故以稱之先主稱尊號以良為侍中及東征吳遣良入武陵招納五溪蠻夷蠻夷渠帥皆受印號咸如意指

卷九

列傳十九

晉書阮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人為散騎常侍轉從事中郎聞步兵廚營人善釀有貯酒三百斛厨庖厨也軍營土有善釀者乃求為步兵校尉籍不拘禮教能為青白眼見禮俗之士以白眼對之及嵇喜來弔籍居喪籍作白眼喜不擇而退喜弟康聞之乃齎酒挾琴造焉籍大悅乃見青眼由是禮法之士疾之若讎籍時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

迹所窮輒慟哭而反。

黥布開關

張良燒棧

前漢黥布六人師古云六縣名姓英氏少時客相之當刑而王及壯坐法

黥欣然笑曰人相我當刑而王幾是乎師古云幾近也聞者笑之布以論

輸驪山師古云有罪論決驪山之徒數十萬人布與其徒長豪傑

交通乃率其曹耦亡之江中為羣盜師古云曹輩也眾數千人後以兵屬

項梁楚兵常勝功冠諸侯布之功常為諸軍最兵皆服屬楚者以布數以少

敗眾也項籍引兵西至關不得入又使布等先從間道破關下軍

師古云間道微道也遂得入至咸陽布為前鋒項羽封諸將立布為九江王

歸漢封淮南王漢四年布為淮南王

前漢項羽自立為西楚霸王王梁楚地更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

漢中漢王就國張良辭歸韓漢王送至襍中因說漢王燒絕棧道

棧道閣道也險絕之處旁以備諸侯盜兵亦示羽無東意迺使良

還行燒絕棧道所過之處皆燒之也

陳遺飯感

陶侃酒限

南史朱初吳郡陳遺少為郡吏母好食鰒底焦飯遺在役常帶囊

每煮食輒錄其焦以貽母錄采也後孫恩亂聚得數升常帶自隨及

敗逃竄多有餓死遺以此得活母晝夜泣涕遺在役而亂作未知遺存亡目為

失明耳無所聞遺還入戶再拜號啜母豁然朗明

晉書陶侃字士行鄱陽人徙潯陽早孤貧為縣吏孝廉范達嘗過

侃時倉卒無以待賓客其母乃截髮得雙髮髮編他髮被髻者所以為飾也以易

酒肴樂飲極歡雖僕從亦過所望侃至太尉都督荆江等諸軍事

長沙郡公侃每飲酒有定限常歡有餘而限已竭佐吏殷浩等勸

更少進侃曰年少曾有酒失亡親見約故不敢踰侃嘗丁母憂丁憂

解見于隱之感鄰注艱辛在幕下二客來弔儀服鮮異遣人尋之但有雙鶴

飛冲天而去飛也

楚昭萍實 束皙竹簡

家語曰楚昭王渡江江中有物大如斗圓而赤直觸王舟舟人取之取之以上楚王王恠問羣臣莫能識使使聘曾問孔子孔子曰此萍實也萍實草也可剖食之吉祥也惟霸者為能獲焉使者反王遂食之大美久之使來者楚使以告曾大夫大夫因子游問曰夫子何以知其然曰吾昔之鄭過陳之野聞童謠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甜如蜜此楚王之應吾是以知之

晉書束皙字廣微陽平元城人漢疎廣之後廣曾孫避難徙居因去疎之足是古作足遂改姓焉皙博學多聞少遊國學後為佐著作郎初太康二年汲郡人盜發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家得竹書數十車武帝以其書付秘書校綴次第尋考指歸而以今文寫之皙在著作得觀竹書隨宜分釋皆有義證遷尚書郎時有人於嵩高山山下得竹簡一枚上兩行斜斗書傳以相示莫有知者司空張

楚思

二列十傳

華以問皙皙曰此漢明帝顯節陵中策文也其文曰制令流水而後掃地而祭唯四時設奠置檢驗果然時人伏其博識

曼倩二冬 陳思王步

前漢東方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武帝舉方正賢良文學材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師古云不拘常四方士書言得失自銜鬻者以千數師古云銜行賣也鬻亦賣也朔上書曰臣少失父母長養兄嫂年十三學書三冬文史足用三冬冬三月也如淳云貧子冬日十五學擊劍而中云擊劍送擊十六學詩書誦二十二萬言十九學孫吳兵法戰陣之具鉦鼓之教師古云鉦鼓所以為亦誦二十二萬言又常服子路之言劉放云可使年二十二長九尺三寸目若懸珠齒若編貝勇若孟賁師古云古捷若慶忌滿把不能中駟馬追之不能及廉若鮑叔師古云齊大夫也與信若尾生師古云古若此可以為天子大臣矣朔文辭不遜高自稱譽上偉師古云以令待詔

五三列十傳

公車待詔解見干黃霸政殊注師古云後常為郎與枚臯郭舍人

俱在左右詠唱而已郭舍人倡優之見幸者唱與謝同

世說曰魏文帝嘗令東阿王七步作詩不成當行法即應聲為詩

曰煮豆持作羹漉鼓以為汁也豉配鹽幽未也未也其在釜底然其

也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帝深有慙色東阿即陳

思王曹植舊封

劉寵一錢 廉范五袴

後漢劉寵字祖榮東萊牟平人拜會稽太守山民愿朴乃有白首

不入市井者頗為官吏所擾寵除煩苛禁察非法郡中大化徵為

將作大匠山陰縣有五六老叟眉皓髮注有雜也老者眉雜白黑也自若邪

山谷間出人齎百錢以送寵寵勞之曰父老何自苦對曰山谷鄙

生未嘗識郡朝它守時吏發求民間至夜不絕明府下車以來狗

不夜吠民不見吏年老遭值聖明今聞當見棄去故自扶奉送寵

為人選一大錢受之後官至太尉寵前後歷幸一郡累登卿相而

清約省素家無貨積嘗出京師欲息亭舍亭吏止之曰整頓洒掃

以待劉公不可得也寵無言而去時人稱其長者

後漢廉范字叔度京兆杜陵人趙將廉顯之後肅宗時遷蜀郡太守厲以

淳厚成都民物豐盛邑宇逼側舊制禁民夜作夜作謂百工之事及紡績夜作之

以防火災而更相隱蔽燒者日屬因隱蔽火災還不止范乃毀削先令但嚴

使儲水而已百姓為便歌曰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平生

無襦今五袴襦短衣也袴腰衣也昔者衣食不足襦且無有今乃有五袴在蜀數年免歸

汜毓字孤 郝鑿吐哺

晉書汜毓字稚春濟北廬人奕世儒素敦睦九族客居青州遠毓

七世時人號其家兒無常父字育兄弟之子如已之子衣無常王少履高操安

貧有志業武帝累召不就

晉書郝鑿字道微高平金鄉人少孤貧博覽經籍躬耕隴畝吟詩

五三列傳

六列傳

一列傳

六六列傳

不倦以儒雅著名成帝時為太尉初值永嘉喪亂在鄉里甚窮餒鄉人以鑿名德傳共飯之時兄子邁外甥周翼並小幼常攜之就食鄉人曰各自飢困以非有餘以君賢欲共相濟耳恐不能兼有所存鑿於是獨往食訖以飯著兩頰邊還吐與二兒後並得存皆得存同過江邁至護軍翼剡縣令鑿薨翼追撫育之恩解職席苦心喪三年

荀弟轉酷 嚴母掃墓

晉書荀晞字道將河內山陽人為兗州刺史晞練於官事文簿盈積斷決如流人不敢欺其從母依之奉養甚厚其子求為將從母求為將晞距之曰吾不以王法貸人將無後悔固欲之晞乃以為督護後犯法晞仗節斬之從母叩頭請救不聽從弟特嚴酷也既而素服哭之流涕曰殺脚者兗州刺史哭弟者荀道將其仗法如此後領青州刺史多置參佐轉易守令以嚴刻立功日加斬戮流

三列傳

血成川號曰屠伯言殺人如屠兒之晞出屯無鹽以弟純領青州刑殺甚於晞百姓號小荀酷於大荀

六列傳

前漢嚴延年字次卿東海下邳人遷河南太守野無行盜威震旁郡其治務摧折豪強扶助貧弱貧弱雖陷法典文以出之文法保侵小民者以文內之師古云飾文眾謂當死者一朝出之謂當生者詭殺之吏民莫能測其意深淺冬月傳屬縣囚會論府上師古云總集郡流血數里河南號屠伯其母從東海來到洛陽見報囚師古云奏報行決也大驚止都亭不肯入府延年至謁母閉閣不見延年免冠頓首閣下良久乃見之因數責延年幸得備郡守不聞仁愛教化以全安愚民顧多刑殺人欲以立威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師古云言多殺人找不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行矣去女東歸掃除墓師古云言待遂去歲餘延年坐棄市東海賢其母延年兄弟五人至大官東海號曰萬古嚴姬師古云一門之中五

二千石故總云萬石

列傳十四 殷 浩 傳 載

卷三 十二

洪喬 陳泰 挂壁
晉書 殷羨字洪喬 陳郡長平人 為豫章太守 都下人士 因其致書者百餘函 行次石頭 皆投之水中 曰 沈者自沈 浮者自浮 殷洪喬不為致書郵 其資性介立如此

魏志 陳泰字玄伯 司空羣之子 為并州刺史 加振威將軍 使持節 護匈奴中郎將 懷柔吏民 甚有威惠 京邑貴人多寄寶貨 因泰市 奴婢 泰皆挂之於壁 不發其封 及徵為尚書 悉以還之

王述忿狷 荀粲惑溺

晉書 王述字懷祖 東海太守 承之子 安貧守約 不求聞達 性沈靜 年三十 尚未知名 人或謂之癡 累遷尚書令 屢居州郡 清潔絕倫 祿賜皆散之 親故但性急 為累 嘗食雞子 以筋刺之 不得 大怒 擲地 雞子圓轉不止 便下牀 以履齒踏之 又不得 瞋甚 掇內口中 齧破 而吐之 既躋重位 每以柔克為用 洪範曰 高謝奕性麤 嘗忿述

列傳十四 五

極言罵之 述無所應 面壁而已 居半日 突去 始復坐 人以此稱之 舊本述誤作術

荀粲傳 曰 粲字奉倩 常以婦人才智不足 論自宜以色為主 驃騎將軍曹洪女有美色 粲聘焉 容服帷帳 甚麗 專房燕婉 歷年後 婦病亡 傳振往 唁 粲不哭 而神傷 問曰 婦人才色並茂 為難子遺才 而好色 此自易遇 何哀之甚 粲曰 佳人難再得 顧逝者不能 有傾國之色 未可謂之易遇 痛悼不能已 歲餘亦亡 世說曰 奉倩與婦至篤 冬月 婦病熱 乃出中庭 自取冷 還以身熨之 婦亡 奉倩後少時 亦卒 以是獲譏於世 見惑溺篇 世說惑溺篇

宗女愈謹 敬姜猶績

古列女傳 宋鮑女宗者 鮑蘇妻也 養姑甚謹 蘇去任 徭三年 而娶外妻 女宗因往來者 請問其夫 不輟 誦問問 略遺外妻甚厚 女宗之妯 曰 可以去矣 長婦為以蓋 蘇兄之妻也 女宗曰 婦人固以一醮不改 夫死

賢明 傳

不嫁為分者也。皆醜也。皆但酌而無酬者也。語又云一與之醜終身不吾奴不教吾以居室之禮而反欲使吾為見棄之行將安用此遂不聽。奴曰夫人既有所好子何留乎。女宗曰婦人以專一為今吾夫識士也。有二不亦宜乎。婦事姑愈謹。宋公聞而美之。表其閭號曰女宗。君子謂女宗謙而知禮。

母儀傳

古列女傳。曾季敬姜。莒女也。號戴己。魯大夫公父穆伯之妻。穆伯子文伯之母。博達知禮。文伯退朝朝敬姜。敬姜方績。文伯曰以歡之家而王猶績。如文伯之名大夫稱主妻亦懼于季孫之怒。李康子也。位尊而為大宗。故懼于其以歡為不能事主乎。謂母稱怒。按穆伯康子之從祖叔父也。其以歡為不能事主乎。謂母稱之辭。敬姜歎曰。曾其亡乎。使童子備官而求之。聞邪。僮童蒙不達也。已居官而昔聖王處民。男女效績。否則有辟。古制也。辟功也。又出未聞道。辟罪也。又出曾語。

鮑照篇翰

陳琳書檄

三列傳

南史。鮑照字明遠。東海人。文辭贍逸。嘗謁宋臨川王義慶。未見。知欲貢詩言志。貢獻人止之。曰。卿位尚卑。不可輕忤大王。照勃然曰。勃然盛氣。十載上有英才異士。沈沒而不聞者。安可數哉。是皆目色變貌。故也。大丈夫豈蘊智能碌碌與燕雀相隨乎。碌碌猶鹿鹿言。於是奏詩。義慶奇之。賜帛二十匹。尋擢為國侍郎。文帝以為中書舍人。上好文章。自謂人莫能及。照悟其旨。文章多鄙言累句。咸謂照才盡。實不然也。避見書。嘗賦擬古詩云。十五諷詩書。篇翰靡不通。文選。照作昭。

十卷

魏志。廣陵陳琳字孔璋。陳留阮瑀字元瑜。琳避難冀州。袁紹使與文章。袁氏敗。歸太祖。太祖愛其才。並以琳瑀為司空軍謀祭酒。管記室。軍國書檄多琳瑀所作。典略曰。琳作諸書及檄。草成呈太祖。太祖先苦頭風。是日疾發。卧讀琳所作。翕然而起。曰。翕然。此愈我病。數加厚賜。太祖嘗使瑀作書與韓遂。時從太祖出。因於馬上具。

草書成呈之太祖攬筆欲有所定而竟不能增損魏文帝與吳質書曰孔璋章表殊健微為繁富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翩翩高貌言

浩浩萬古 不可備甄

李子言自史記至晉宋子史向千卷况搜神列異搜神記幽冥錄齊諸遠異等記浩浩雜書浩浩言難可時復見錄且古人窮一經明猶辭皓首哉新列本意如後世此甄擇恐難全備也甄表

芝類撫華 爾曹披尋

今以有限之力當讀無涯之書本於莊子語徒欲強記冷聞終恐厭腐齒落所以芟除繁冗採撫精華芟刈也如芟官冗物之冗撫拾也獲微益也冀爾曹披尋

徐狀元補註蒙求卷下

發行

京都三條通御幸町	吉野屋仁兵衛
東京日本橋通南壹丁目	須原屋茂兵衛
同 通二丁目	山城屋佐兵衛
同 同 所	須原屋新兵衛
同 芝神明前	岡田屋嘉七
同 同 所	和泉屋吉兵衛
同 兩國横山町三丁目	和泉屋金石衛門
同 下谷池之端仲町	岡村屋庄助
尾州名古屋本町通	永樂屋東四郎
同 同 所	萬屋東平
同 同 所	菱屋藤兵衛
同 同 所	菱屋平兵衛
大阪心齋橋通北久太郎町	河内屋喜兵衛板

書肆

